



青野謾輯

U 6
4080
1



伊弉
4080
卷一

嘗聞東人為惡者曰東國通鑑有誰讀之蓋世以著述為第一
亦大事而取才使事未常用東史故人皆視為閑漫非覆
瓿便令蠹魚窟之設有彌天罪惡誰能敬示而鉄鉞之手時
移事遠自啟黯昧而或有渠所謂賢子孫者出則從其黯昧
而洗浴幽屬點鉄成金幻出別般人、即不知其臭彼貞衣
芑朋輩最點恣行腦臆豈無揣摩而然現於焚私稿為沒
後計足可試之以照魔鏡然則有誰讀三字豈非此輩傳
授之衣鉢乎恒其有奸凶之接迹也且今人後學務便讀
通史能說中國事而狃於吾東徒有刊行文字既不近眼况
於國朝故案何從而詳之手譬如自家門內事漫不知
為何而徒說他人之世者也豈不舛字余於吟病之暇取
先輩瑣說碑誌諸文字段、節取後類附錄使必輩資



其考閱往緣紳書冊未易不能廣加蒐輯亦足以領其
舉也因念此非余自為創記者只是謄傳故綫而已則雖
黠鉄家似不移乙怒我而五世之澤或有未盡斬者則安
知不如其祖之揣摩而按劍視曰此等書有誰讀之汝何
不德麼放倒以就黠昧而表而章之使之讀之爾則恐
無以自解也汝輩黠識而勿煩人耳矣噫使汝輩早已
淹博不至太鹵莽則吾何為而枉用此精力也重可慨已
歲己未之冬棄、翁書



青野謾輯卷之一

自燕末至我

太祖及

睿宗朝

遍照本玉川寺婢之子也以母賤不齒於其徒先是恭愍王
嘗夢人拔劍刺己有僧救得免王志之會金元命以遍照見
其貌惟肖王大異之與語頗辯給自謂得道王大悅屢召入
內李承慶見之曰亂國家者必此髻也鄭之雪亦以為妖人
必欲之王密令避之二人既死乃長髮為頭陀名辛毗復未
謁始入內用事林為師傳咨訪國政言無不從人多附之士
大夫之妻妾以為神僧禮法求福而至毗輒私焉爾史提綱
王信眈日深每請屈意救世毗陽不肯以堅王意王強之毗
曰聞王多信謔間勿如是可福利世間也王乃手寫盟書
證明天神毗用事數月放逐耆旧殆盡賜守正論道廢理

保世功臣号領都令议進封懿成府院君 上全

眈始出禁中寓奇顯家於顯妻使主中饋顯其妻朝夕

侍側若老奴婢由是顯驟登庸 初顯妻寡居眈及僮通焉 右

正言李存吾曰妖物誤國不可不去遂上疏曰辛眈騎馬出

入紅門典殿下並批胡床其在家宰相拜庭下眈皆侍之雖

崔元金仁俊亦未有如此云 王大怒焚其疏台存吾面責

之時眈与王對床存吾曰眈此之老僧何得無礼眈惶駭不

覺下床王愈怒下巡軍微鞠之眈為長沙監務 上全

王納王氏安氏為妃一日內宴二妃侍立辛眈謂王曰二妃

年少聖體不已勞乎其褻慢無礼如此 上全

辛眈貪淫日甚居家飲酒食肉恣意敬色及其見王則清談

斲菜果李達乘嘗於廣坐謂眈曰人言公酒色過度眈

不悅罷之 上全

眈新構第宏敞深遠王幸其第置酒落成自是教幸其家或

至步行眈又於北門作別室重門幽深明窗淨几焚香狎坐

蕭然若無欲者惟許奇顯妻及二婢出入凡新寃者求官者

必遣妻妾先浴顯妻納謁顯妻謂其人曰別室甚狹不可着

表衣寧從者輒令以短衫狎入眈狎与相對蹤跡隱秘醜殺

派聞 上全

慶復興等密詔曰道說記所謂非僧非俗乱政亡國者必此

人也宜白王早除之眈並流南裔 上全

玄風人郭伋每遇佳節備酒饌往灵山奠眈父墳眈素不相

識聞之驚甚召拜正言 上全

辛眈初以僧行見信於王既納金蘭二女又畜妾無算恣

行威福奇顯崔思遠為腹心李春富金蘭為羽翼黨與
滿朝王亦自安眈自知鴟張太甚恐王國已遂謀不軌眈門
客侍郎李勒備知凶謀匿姓名稱為寒林居士為書夜投
宰相金續命家即微服亡去續命進其書王乃命捕眈黨
奇顯崔思遠等鞠之皆就服遂誅之流眈于水原臺諫交
章請誅王乃遣林樸等誅眈于水原先是王與眈相盟至是
王以盟書授樸示眈而赦其罪曰爾當謂近婦女所以導引
養氣非敢私之今聞至生鬼息是在盟書者欽城中造甲第
七所是在盟書者躬梟眈首於京城支解詢諸道並斬其
其二歲史上全
眈性畏田大惡豺獾且縱淫常殺烏鷄白馬以助陽道時
人謂眈為老狐精上全

王丑子第衛選年少美只者屬焉以代言金慶與恣之於是
洪倫韓安權璿洪寬盧瑄等俱以寵幸常侍左右王性不喜
色自魯國公主死薨雖納諸妃置諸別宮不教近幸日夜悲
思公主遂成心疾常自粉黛為婦人扶引慶與及倫等恣意
淫褻王慮無嗣因使倫安等強辱諸妃冀其生子妃安
氏患妃李氏慎妃廉氏死拒不從後王幸益妃王氏宮使倫
等通妃死拒之王拔釵欲擊妃俱而從自是倫等敢矯旨
往來又多選美少年壯者常侍禁中號東古赤子第衛並
有寵崔溥曰恭愍設子第衛瀆亂官制為禽獸之行天理道
於斯滅其遺臭萬世庸有既耶上全
初王使倫等污穢官掖冀其有子時益妃王氏有牙宦者崔
萬生從王如廁密告曰臣詣益妃言有身已五月矣王喜曰

予嘗慮影殿公主無所托今始有身吾何憂乎少焉復問
誰與合者萬生曰如言洪倫也王曰明日得昌陵佯使酒殺
倫等以滅口汝知此謀亦當不免萬生懼與洪倫等謀是夜
入寢殿乘王醉萬生手劍擊殺頭隨滅壁倫等遂亂擊金慶
與呼曰賊自外至矣衛士股栗不敢動宦者李剛達先入寢
殿見血流滿房詭言上未寧鎖門禁出入黎明太后至秘不
發表以王命召慶復與李仁任密謀討賊仁任見萬生衣上
有血痕因巡衛殺之悉得其狀繫倫等訊之皆服百官
會于市輓萬生倫等上全

上崩之三日禍與宰相李仁任發喪翌日太后及慶復與欲
立宗親李仁任欲立禍謀未決都堂相視不敢言判三司李
壽山曰今日之計當在宗室永寧君瑜密直王安德等大言

曰王以大君為捨此何托仁任遂羣百官立禍上全
恭愍嘗愛無嗣一日微行至眈家指其火曰願殿下為養子
以王後王笑而不答然心許之眈密令其黨為年奴祈福上全
初般若有身滿月眈令就友僧能祐母家產子能祐母養之
未期年兒死能祐恐眈讓之旁托負類者竊取遂卒兒置
諸他所告眈曰兒有疾請移養眈許諾居一年眈就養于家
以密直金鉉所賂婢金莊為乳媪般若亦未知其非兒也上全
眈之派水原也王語近臣曰予嘗至眈家幸其婢生子母令
驚動善扶護之上全
眈既誅王召年尼奴納太后前謂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
無憂矣因言曰有美婦在眈家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
上全

林樸與李美冲侍王、謂美冲曰汝知何只事予對曰臣已知樸恠之出問美冲、曰上常饋金授我往眈家賜阿只、大喜眈謂余曰上收幸吾家非為我也余具以聞故上、有是言云及眈誅樸謂史官李至等曰誅眈國家大慶君等知乎上幸官人生子今已七歲眈潛若之使國人不知是亦當誅史官宜知之上全

初林樸之誅眈也至水原使人詐報王名眈、喜曰今日名還蓋希阿只思我也眈將死乞哀曰願公見阿只活我云、般若夜潛入太后官啼呼曰我案生主上何母帶氏耶太后黜之下般若微般若之被鞠也指新初中門曰天若知吾冤此胡女自願俄而自願人頗異之上
辛禡二年下般若于獄令陞諫巡衛府雜治之三日在使金

續命歎曰天下未辨其父者容或有之未辨其母者我未聞也李仁任奇竟投般若于臨津上全

前朝革命時史筆極有可疑者如禍昌事是已若信是眈出則禍之廢也當擇宗室之賢者以立之曷為稟請李穡、亦

云當立前王之子則知禍昌定非辛氏矣逐曠篇

史云李穡語人云胡致堂以為元帝姓牛而東晉辱臣安而不草者必以胡羯交侵若不憑依旧業安能係屬人心吾於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此筆似涉曲筆豈當時佐

侑諸公欲藉先生以成廢昌之序正也九卷集牧隱碑誌記

耘谷常著野史納于櫃鎖鑰三緘臨終付其家人曰且藏之家藏謹守之又題其表曰吾子孫不如我則不可開見家人如教子及孫時未嘗開鎖至于曾孫行時祀宗族齊會相

典語曰我等豈以不似先祖自處不用此橫手遂開之直書
革命時事無所隱諱乃驚曰此乃吾等滅族之物即投火惟
所著詩二卷在多詠時事題註解幸禍以前則曰國家恭
讓以後則曰國入 我朝則曰新國云云 通睡扁海東集附錄
訥參曰甲戌九月在秋城衙參夢牧隱前救日与元冲論此
心老事得其案云詩曰先正持山世已遠人間不朽挺峴之
史家秉節公何在昭代凌烟影徘徊任輔臣丙辰丁巳錄曰
史家指當立帝王子事也及訥參撰東國史略則引牧老常
語人曰致堂胡氏論晋元帝姓牛東晋辱臣何以不革也
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遇休其業安能係屬人心搖
而初初難易生笑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而斯
之曰今稿於辛辛之際不敢有異說者亦此意也以今觀

之比等亦豈盡牧老心事者蓋難言也 夢軒集

玄陵之殺般若之投首尾相銜事端旁午非一人一事遷就
其辭之比聖朝之與亦非專藉此事以秋江之劉正好議論
非知而不敢言者時代不遠及見前輩知之必詳其詩乃有
二姓王之語与訥參冲發之意同惟謂史不可盡信三君子
之言頗不為正論乎任氏以後始多為異說者皆隱避之疑
辭絕無左驗至若車禍龍麟野人斷証之語尤不足深下上全
而李禍昌辛王之卜而輩所論不一史牒所錄雜亂隱晦尤
無可準案者千古未決之案常取諸家文字參合而觀之亦切
毫常以恭愍子為初或曰牧隱草命之際不即致命雖未若
圃老之明快而考其始終則乃心王氏畢竟全節之人也而
其適長湍也呈村堂十絕有云放榜辛朝始出身牧隱若明

知恭慙子則豈忍以辛卯之說形諸咏之間乎曰有是言也然有說焉其時國祚垂絕誠言繁與禁密床第之事有非外臣所得詳而禍既名為眊子而見廢牧老亦既與聞於策立則詩句之云然固無足深悵然以當立而王之說視之其不敏必其非王氏可見設若牧老明知其為辛眊子則雖不能立殫於廢禍亦豈無擇立王氏他宗室之說耶此亦可見其微意也曰詭飛御天歌有云洪武年間詔使入朝中國人詰問何以立異姓王因以諸臣被罪禍昌之為異姓中朝之所聞知而致詰則其時國言之騰播比亦可見矣曰此則在不足公證爾是時天命已去人心有散大小相紳王氏之人絕少則所謂中朝詰問安知非史臣自唱自和之術足言耶既無可秘之文亦無可信之證矣無異於子虛烏有

之問答其於斷千古之疑烏足為錙銖輕重耶爾末史冊皆我朝臣子鄭獍趾等所撰而其時疑亂交扇之言無所不有美冲等之言安知非一版公論耶是死聞之言等是傳疑之事而能祐云則出於問卷無根道塗之聽美冲云則出於省闈近臣親聞之言今欲篤信於彼而忽棄於此抑何心哉况有片言可明者耘谷元天錫不仕野居與牧隱諸老相善所著詩篇多載當時事蹟而按案直書無所忌諱有以闕今月十五日國家以定昌君立王位前王父子各分離萬里東西天一涯可使一身為庶類寸心千古不遷移有以前王父子賜死為題者云一國豈能派景祚九原難可雪幽冤又於所著野乘曰吾王之子以為辛眊之子耘谷即其時日擊耳剝之人異乎所傳聞異辭者情偽虛實宜無不知而

記案之言如此顧不足為析案即退溪先生有云國家萬世
後當遂耘谷以象村彙言云禍昌之事當以元天錫所記為
信史正之見蓋亦有而受非苟而已也昆侖集

詳按禍昌早王之辨誠千古疑獄也史牒雜亂無足徵信故先輩
諸家皆以元天錫所記為信史殆將為一代定論余亦自少時如
是憤聞不復思慮起疑近於病中參互其時事而反復之實
有大隙疑端為此獄之肯綮者恭愍之後官妃嬪置諸別
宮不數近幸至設子弟衛東古赤革使通諸妃云其禽犢
之行固可醜而亦可見王之近於天宦也如是而謂幸乎
此婢妾而逃生子者恐或或有之理也此是妖物也愚弄
恭愍惟意所欲則安知無移國之計如不韋為也且有車
事之可證為粉案者使恭愍果幸服若而生禍至謂李仁

任日元子在君無後慶云爾則宗社已有主矣又何問蓋死之
有身而方始以影堂有托焉善乎恭愍雖失性必不舍其所
生之子而以洪倫所合而生者為之後也然則雖恭愍其心
不以禍謂之其子矣其父不子之子他人何可強以子乎若以此
等言並啟之於証史則昆侖所證近臣親聞之言非非史
氏之所記即竊謂其時史氏之說毋論彼此皆無可信而
至若洪倫之作愛恭愍之遇殺子弟衛之說不可謂史氏
之創出而塗人耳目者也又况鞠萬生而盡得其狀則非
如禍事之暗地疑亂者比豈非遠端明證之自列外遠露
者即所惟者禍雖幸出今既心許其恭而納之官中則與
倫之子等自有何取舍於影殿之托乎蓋恭愍之不取兄
弟子而為此亂倫視恃之舉者想其意欲專掩人耳目而

真若有已之子也禍之毋人皆明知為昧之婢妾則與後
官生者有異故慮其終難掩遮而有此取舍之意於此此
只見恭愍之如何亦不閑緊於辛王之辨也官禁事秘又
有如林樸李美冲輩相傳云云之說則牧老雖或有竊疑
於心內者何敢以已養於官中者斥言其非王之子而請
立宗室至云即且有憑依司馬放榜辛朝之說則一人之
言亦有取舍而為證者恐非的確之論也至若耘谷雖賢
只是草野間一上舍生也何能徧知於宰相近是者所不
知之處乎勿論謂辛謂王皆不過得於流聞而方痛本朝
之淪喪又見辛王不緊之辨又况我朝佐命諸人方偏
斥禍為辛則宣黃附其論而謂非前王之子乎且其所著
多載當時事而終無一言辨及於原初辛王之案何可以

此而粉千古未決之疑獄也聖朝就與天人皆敢何待於
禍之存幸而彼鄭樸趾輩以其偏心作為曲筆終亂其案
殊可痛也

初穆祖在全州時有山城別墅到州約穆祖所幸妓因而
構讐知州怒穆祖語侵知州欲聞于朝發兵圍之

穆祖知而徙居江原道三陟梁民之願從而徙者百七十餘
家後新除按廉使即而構讐勞山城別墅也穆祖聞其將
至挈家浮海至咸興道德原府居焉百七十餘家又皆從之

既而故子元移居韓東之地在今慶興府東三十里元以穆祖為五千
戶所達魯花赤元制官名東北之人咸收心為王業之自此為始

龍飛御天歌

穆祖在韓東每至女真諸千戶所彼必宰牛馬饗宴累日

諸千戶至韓東 穆祖亦如之 翼祖承訛不感德漸盛諸
千戶手下之人皆敵心諸千戶忌而欲害之 翼祖与夫人
走馬至赤巖 在慶興府 東六十里 水廣可六百步深不可渡忽水退 翼
祖与夫人共騎一白馬而涉從者單涉而水復大至賊至不
得渡而去 翼祖遂陶穴土室而居韓東之民間 翼祖
在赤巖皆改爲後 翼祖遷居德源府慶之民從之如故市
上全

咸興本宮殿後有六松乃 太祖手植松軒之号以此也王
辰獎亦無恙殿內藏 聖朝冠服弓箭櫜橐等物兵乱
之時石爲西京武庫之釘亦可集也 華身集
慶興府二十里許赤地中有圓峰高三十五步圍九十步
四面沮洳人未易通行 穆祖德陵在峯上於其巖大

中國人來相之 太祖爲諸軍事時使吉州按捺使李原
景性視之其鎮撫白忠信本原景麾下同時執橋者素知
地理謂原景曰此陵必有子孫與王者原景止之曰勿復言
訛系御大教

桓祖之喪 太祖在咸陽欲得福地而葬之未得卜掘之人
一日推童往于山見緇鬘二人先在山上下而或立或坐長
者曰下者雖應地法不過將相稍上者當世生王侯二人相
顧周章推童潛於林下聞其言走告于 太祖太祖不遑駕
立追之十餘里二僧住錫于治左 太祖下馬拜曰吾有
函舍願尊師誓屈二僧辭以行遠不肯 太祖叩頭跪膝
請之甚懇二僧曰誠懇不可虛辱遂許俱啟 太祖余之
精處待之款 翌日二僧告啟 太祖始留之過一日 太

祖下席再拜曰某今失所怙欲卜一善地願尊師幸指教
之二僧拂衣而起曰貧道只雲遊而已所謂錦囊之術未
之聞也 太祖地拜強挽流涕而謝遂留之一日 太祖再
拜復請長者默然少者曰人之厚意豈忍負之長者曰然
則何為少者曰當指示某處再二僧遂與 太祖如其山
植杖而語曰第一穴王侯之地第二穴將相之地居頂峰
於斯者 太祖曰願取其第一長者曰無乃太過乎 太
祖曰凡人間事欲上上僅得其下故云身二僧曰惟願遂不
願而去蓋長者懶翁少者無學上人也 五山說林
太祖潛邸時夢入破屋中負三椽而出往問于山下土窟中
僧、荅曰身負三椽乃王字也又問夢花落鏡破此則何祥
即荅曰花飛終有實鏡破豈無報 太祖感此言建寺于

窟之基號釋王其傍即無字也

某泉集芝華類合錄

太祖在邸時有僧踵門獻異書云得之智異山岩石之間
木子乘楮下太祖延辟復正三韓境之句使人亟入則已去尋之
不得德源府有大樹枯朽累年先問國一年復修達數年時
人以為問國之兆悉識中有早明之文人莫喻其義高皇帝
特命改國號曰朝鮮東閣雜記
太祖之丞相也夢有神人執金尺自天而授之曰度侍中復
真清矣而已老崔神統瑩直矣而少彊持此正國非公而誰
惟元陵碑
太祖潛邸時有侍曰引手攀蘿上碧峰一菴高卧白雲中若
將眼累看吾土楚越江南豈不容其弘量大度不可以言語
形容徐居正東人待詔

太祖嘗占一卦云三尺鉤頭安社稷文士皆未爵而崔鐵城
楚地曰一修鞭末定札仲人皆歎服此海軍談

太祖四重簡默平居閉目而坐望之凜然及至接人渾是一
團和氣故人皆畏而愛之又天姿奇異神彩英俊隆準顏身
長而聳直耳大絕異天使汪泰等服其神彩而相語曰吾於
耳也今古未聞在潛邸相命師惠證秘語其所親曰吾相人
之命多矣無如李諱者其代王氏而為身也此御天教

太祖好射大哨鳴鏑鳴鏑也箭有鈴鏑於箭端者鏑之處不用竹而
以楛為鏑羽以鶴翎潤而長用麋角為哨大如梨鏑重而鏑
長不類常矢弓力亦倍行常少時從 桓祖獵 桓祖取矢
視之曰非人所用也遂擲於地 太祖拾一棒於箭立於前
有一棒出 太祖馳射一矢而斃又一棒出亦知之是者七

桓祖大悅而笑上左

太祖嘗獵於洪原之昭浦山有棒三存羣而出 太祖先射
一棒而斃二棒並走又射一發疊問貫矢着於槎李原景取
其矢至 太祖曰爾來何遲也原景曰矢深着於木未易拔
太祖笑曰假使三棒乃公矢力亦足洞貫矣○太祖獵于華
藏山逐鹿至絕壁高數十尺其勢歎仄人不能下鹿滑下
太祖亦策馬打滑而下至底馬蹶未起 太祖即射鹿而斃
之○世人射數、在左則射數之右橫走出左則射數之左
而 太祖逐數雖自右而左不即射之必折旋其馬而鞭之
數在左直走乃射之亦必中右鴈翅骨後雖解從享禱敗于
海州謂左右曰今日射數當盡中其脊是日射鹿四十
皆中脊人皆服其神○太祖在潛邸時與烏仁列坐西

應見三鼠緣楯而走 太祖呼童取弓及撲頭三侯之一鼠旋過于楯 太祖以箭中之而已不至於傷可矣遂射之鼠身矢俱墮果不死而走餘二鼠亦如之○太祖少時定安公主金氏見墻頭五鴉詰射 太祖一發五鴉頭皆落金氏異之謂曰慎勿泄此事○太祖與李豆蘭並逐一鹿忽遇僵樹當前鹿從其下走豆蘭勒馬回去 太祖起踰樹上馬從其下出即及駢追射獲三豆蘭驚嘆曰公天才非人力所及○古論豆蘭枯木火即李豆蘭也後漢名之蘭得身用國佐存功臣之列 太祖嘗稱曰豆蘭馳騁之才人有此者至於臨陣擊賊無出其右○僧神照初居雁岳山覺林寺豪勇過人 太祖敗穽戰陣皆得隨侍雖不食肉每當進膳常親割之問國後以功封奉利君○黃裳仕元以

善射聞於天子順帝親引其臂觀之恭愍朝為贊成事矣太祖會同列射惟豎帷於百五十步 太祖每發盡中之日幾午裳至詣將請 太祖倚身裳射凡數百發裳連中五下後或中或不中 太祖無一不中焉王聞之乃曰李諱固非常人也○太祖嘗謙退不欲上人每射惟但視其耦能否射之多步幾令身耦相等而已無所勝負人雖有顧視而功之者亦不過一箭之加耳○太祖與崔瑩情好益篤 太祖威德漸盛人有欲構於辛禰者瑩輒怒曰李公居國柱石若一朝後急當使誰身每將宴會瑩必謂 太祖曰我備麵餅公備肉餅 太祖曰諾一日 太祖居是意十麾下猴有一猴自高嶺而走下地勢峻絕諸軍士皆不能下迨從山底回馳而勢崖上雷去構遠射去心中而自上而仰視之乃 太祖自頰山直

馳下勢若世雷去揮
而笑曰此火之孝乎瑩麾下責命亦在軍士中親見之以
其快言於瑩嗟賞久之○瑩末官不藉兵諸將各點兵号
曰牌記大將崔瑩遼安烈等諸人專欲立威麾下多怨
太祖行推赤心平生無誣語人皆願屬焉○三善三介即
度祖外孫而於太祖為外兄弟皆臂力過人善騎射聚
惡少橫行北邊而畏太祖不敢肆聞太祖往御塔思
帖木兒之兵誘致女真大肆掠鐵岡在德源府皆焉太祖
自西北面引軍至大破之三善三介舍于女真終不返○
高麗哥賽帖木兒仕元為平章元亡招集遺眾割據東
寧府感其父轍之誅死寇我北鄙其將處明驍勇太
祖使李原景諭之曰殺汝甚為但欲活汝收用其速降

也不從原景曰汝不知我將之才也汝若不降則一射洞貫
之猶不降太祖故射拂其兜牟又使原景諭之又從
太祖又射其脚處明中箭退走既而復來欲戰又使原景諭
之曰汝若不降即射汝之面處明遂下馬叩頭而降後處明
感恩每見矢痕必嗚咽流涕終身隨侍左右唐峰之戰處明
居太祖馬前力戰立功時人稱之○趙武元將也元衰寧
眾披孔州之地時太祖東北面滑塵下曰此人終必為亂
不可豎之乃寧眾擊之惜其人勇銳不用鉄矢以槊頭射中
數十武下馬而拜遂擒之武心服卒為厮養終身僕役官至
工常典書○元丞相納哈出入寇恭愍以太祖為東北面
兵馬使遣之太祖至問諸將累敗狀諸將曰每戰耐賊將
一人鉄甲飾以朱旄尾揮禦突進眾披靡無敵敵者太

祖物色其人狎當之湯北走其人果奮前注槊甚急太
祖翻身著馬韉也賊將失中隨槊而倒太祖即披鞍
射之又殪之賊狼狽奔北約哈出之妻曰公周行天下久復
有如此將軍乎臣避而速敵約哈出不從太祖踰咸州嶺
約哈出亭十餘騎出陣而太祖亦亭十餘騎出陣而相待
約哈出始曰勢甚窮蹙乞羅戰惟命是從太祖知其詐
欲降之有一將立約哈出之傍射之應弦而倒又射約哈出
之馬而斃改乘又射斃之於是大戰太祖迫逐約哈出
約哈出急曰李萬戶也兩將何必相迫乃回騎又射其馬斃之
之有麾下士下馬以授約哈出遂得免且暮太祖麾
軍以退嶺法盤行救屬宦者李波羅案在殿下屬急
呼曰令公救人太祖在上層視之有銀甲賊將亟注

槊垂及太祖回馬射二將皆斃之更回兵擊之有一賊逐
太祖拳槊欲刺太祖忽側身若墜仰射其腋即還騎又
一賊進當太祖而射之太祖即行馬上起立矢出袴下
太祖乃躍馬射之中其膝又於川中遇一賊將其人甲冑
獲項面甲又別作願甲以便用口周獲甚固無隙可射太
祖射其馬作氣奮躍賊出力引嚙口乃用太祖射中
其口既斃三人賊大奔又與約哈出遇於咸真坪太祖擊
騎鼓勇突進賊驍將三人並馳直前太祖陽北走三將爭
救還之太祖忽拔馬右出從後射之皆應弦而倒左在伏
俱發合擊大破之約哈出不可敵遁去於是東北高悉平
後約哈出遣人通好于爾朔遣鞞鼓一良馬一匹于太祖
以致禮意蓋心服之也後卒禍遭用城尹黃淑御從聘約哈

出曰年少李將軍擊我、我不免死李將軍無恙乎年少
而用兵如神真天才也約哈出之妹在軍中見 太祖神武
心悅之曰斯人也天下無雙 桓桓嘗入朝元朝稱道 太
祖之才至是始悟出故曰李靖向自言我有才子果不誣
矣○享福時女真胡拔都來寇李穡作詩送 太祖曰松野
膽氣蓋我臣萬里長城屬一身李穡後多故日啟來同樂
太平春如今大勢開宗社况是前鋒似鬼神聯袂兩朝情
不淺只將詩律送行塵李豆蘭以母喪在青州歸北 太祖使
人台謂之曰國家事急子不可待服在家其脫京從我豆蘭
乃脫服哭拜告天佩弓箭從行與胡拔都遇於古州豆蘭為
前鋒先與戰大敗而還 太祖尋至胡拔都着厚鎧三重襲
紅袍衣乘黑牝馬橫陣待之意輕 太祖留其軍士拔劍挺

身馳去 太祖單騎拔劍馳進揮劍相擊兩相閃過不能中
胡拔都未及勒馬 太祖急回騎引弓射其背鎧厚箭未深
入即又射其馬鬣貫馬倒而墮 太祖又欲射之其麾下至
共救之我軍亦至 太祖縱兵大破之胡拔都僅以身遁去
太祖回至安邊有二鶴集于甲中桑樹 太祖射之一發
二鶴俱落路邊有二人耘一即韓忠一則金仁登也見之歎
曰善哉都令之射 太祖笑曰我已過都領矣因命二人取
食之於是二人猶粟飯以進 太祖居之下著二人遂從不
去皆為開國功臣○享福時倭賊百五十艘寇咸州北青等
殺虜人民殆盡元師沈德符等戰于洪原之門嶺諸將皆
敗遁推德符突陣奔入中掣而墜賊欲復刺麾下劉阿即哈
馳入射之連斃三人奪賊馬以授德符轉戰出陣於是賊勢

蓋賊 太祖請往擊之至咸州有青松在七十步許 太祖
曰我射第幾枝第幾箇松子汝等覩之即以柳葉箭射之七
發七中皆如所命軍士皆踴舞明日直至賊所賊遙聞螺鼓
大驚曰此李諱碑礮螺也螺種非一有潔白如神礮者俗謂之碑礮
太祖令解倭語者呼謂曰今主將李萬戶也汝其速降否則
悔無及矣賊首對曰惟命是從方與其下议降未定 太祖因
其怠而擊之親射賊二十餘人莫不應弦而倒於是 太祖
單騎衝突所向披靡所射河激重甲或有一矢而人馬俱徹
者賊徒分崩官軍乘之殪尸蔽野塞川無一人得脫者 太
祖令曰賊窟可烹勿殺生擒○倭寇四海道都巡使沈德
符等皆敗績 太祖將戰置兜鍪於百數十步外射之以卜
勝負遂三發洞貫戰於海州之東亭子戰方酣遇泥濘之地

丈餘 太祖之馬一蹶而過從者不得渡 太祖以木羽箭
射賊十七皆斃之遂大破之 太祖初御大羽箭二十及戰
罷餘三箭謂左右曰吾皆射左目皆就視之盡驗矣○太祖
擊倭于智異山下相去二百許步有一賊背立俯身手叩其
鬢示無畏而辱之 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驚
保氣奔即大破之賊狼狽登山臨絕崖露刃垂髮如蝟毛 太
祖遣裨將攻之裨將還白巖高峻馬不得上 太祖叱之又
使 恭靖大王與勇士偕往 恭靖大王還白亦如裨將所
言 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見之乃謂麾下士曰我馬先登
則汝等要當隨之遂鞭馬巨馳觀其地勢遂劔用刃背打馬
時方日中剗光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或推或攀而隨之於
是奮擊之賊墜崖而死遂盡殲卒禍時倭賊三百餘入寇屠

燒沿海州郡殺虜人民尸蔽山野轉穀于其舶米棄地厚尺
掠得二三歲女兒剃髮割腹淨洗兼奠米酒祭天自有倭患
未有如此之甚棄克廉等九元帥敗績二元帥死中外大震
太祖見千里之間僵尸相接考之惻然不能寢食喻雲峰
見道右險徑曰賊必出此繫我、當趨之既入險賊果突至
太祖以大羽箭二十射之繼以柳葉箭射之五十餘發皆
中其面莫不應弦而斃賊拋山自固 太祖因仰攻之顧謂
將士曰堅控禦勿使馬蹶復吹螺整兵蟻附而上有賊將引
槩直趨 太祖後甚急徧將李豆蘭躍馬大呼曰令公視後
太祖未及見豆蘭遂射殪之 太祖馬中矢而外易乘又
中仆又易乘流矢中 太祖左膝抽矢氣益壯賊圍 太祖
救重 太祖立殪八人賊不敢前 太祖誓指天曰恟者

退我且死賊將士咸勵殊死戰賊如植不少却有一賊將年
才十五六骨貞端而驍勇無比乘白馬舞槩馳突所向披靡
我軍稱阿只拔都阿只小之稱拔都蒙古語勇敵無敵者之名爭避之 太祖惜其勇銳
命豆蘭生擒之豆蘭曰不殺必傷人阿只拔都着甲胃護頂面
甲無隙可射 太祖曰我射斃兜頂子令脫汝便射逐躍馬
射之正中頂子兜鑿絕纓而側其人急整之 太祖又射又
中頂子兜鑿遂落豆蘭射殺之於是賊挫氣 太祖挺身奮
擊銳鋒盡斃通哭殺如萬牛官軍乘勝大破之川流盡赤
六七日色不愛人不得飲盛冤像澄久乃得飲初賊十倍於
我惟七十人奔去初阿只拔都在其營欲不來賊服其勇
固請而來諸賊酋每進見必趨跪軍中弓令悉主之時被虜
者自賊中還言阿只拔都望見李元帥立陣謂其众曰觀此

兵勢殊非往日諸將之比爾輩宜各慎之 太祖振旅而還
到三日崔瑩寧百官設彩棚雜戲班近天水寺崔瑩執太
祖手揮涕曰公乎公乎三韓再造在此一舉徵公國將何恃
韓山君李穡作詩賀曰掃賊真將拉朽同三韓喜色屬諸公
忠愍白曰天叔霧威振青丘海不風出牧華筵歌武烈凌烟
高閣函英雄病條不得參郊 坐祚新詩頌高功○倭虜國
人必問李業戶今在何處乎不敢近 太祖之軍必伺間乃
入寇○禍九年門下贊成事金庚以賈聖節及請改號使入
朝 高皇帝責曰汝國殺汝君其權臣亦誰庚以李仁任對
帝曰汝先國王無子朕所知也今王誰之子也庚不之辨仁
任家奴亦在行中聞之故告仁任啟王鞠之流于清州後復
下赦籍其家杖一百流順天道死○崔瑩初稱救遼東

崔瑩初稱救遼東公山府院李子松清瑩第力言不可瑩托以
林廉之囊杖流遠道尋殺之李子松清廉國人注意復相及聞
其死莫不悲之胡史提綱○輿地勝覽曰德興是之子松在元帝今高麗
人皆從德興是之國子松匿不從行久居並錢兩匱竭故
始不戴既還王委其節殺功臣号後疎辛禍
或遊敗壞而色禍不悅羅封公山府院君
禍初崔瑩決策攻遼東未敢顯言禍至鳳州名瑩及我 太
祖曰寡人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 太祖曰今者出師有四不可
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發兵二不可奉國遠征倭乘其虛三不可
時方暑雨弓弩膠解大軍疾疫四不可禍曰與師不可中止 太祖
又極不可禍曰卿不見李子松乎 太祖曰子松雖死美名垂於
後世去、禍不聽 太祖退而泣曰生民之禍自此始矣禍以
平壤加崔瑩八道神統曹敏修為左軍神統使沈德符等受
其節制以我 太祖居右軍神統使李匡蘭等受其節制左

左共三萬八千六百餘人馬十萬營于禍留平壤途授節制
左右都統使上言臣等過鴨江有大川因雨水漲第一灘
潭溺數百第二灘益深田屯洲中徒費糧餉以小事大保國
之道今聞壹衛之言時帝以鐵嶺以北本屬于元今故之遼東之鐵嶺衛使朴區中奉表啟
稟甚善今處犯大邦非宇社生民之福也請命班師禍不聽
太祖喻諸將曰若犯上國之境獲罪於天子宗社生民之
禍立至矣余以逆順上書請班師王不肖望老耄蓋與公等
見上親陳禍福陰君側之惡以安生靈乎諸將皆曰吾東方
社稷安危在公一身敢不惟命於是回渡鴨江 太祖乘白馬
御形弓白羽箭立於岸遙望軍中望見相謂曰古今末世安有如
此人乎時霖雨數日水不漲師既渡大小船至全島墊没人
皆神之時童謠有木子得國之說軍民無老少教之清轉使

崔有慶以還軍狀奔告于禍我 恭請大王与兄芳雨及李豆
蘭子和尚等自禍所奔于軍前禍疾馳還京諸軍來屯近郊
為善教瑩之罪請去之禍不從遣使長壽等諭諸將罷兵
諸軍進屯都門外禍与望募兵分守四門削敏壽等官欲
以拒戰左軍自宣義門入 太祖由宗仁門入將發有矮松
在百步許 太祖欲卜勝兆以一心遂射松株一矢立折
乃曰再甚慶諸將皆賀左右軍犄角而進守城之軍莫有拒
者却人士女爭持酒漿迎勞老弱登城望之歡呼踴躍敏修
連黑旗至永義橋為望軍所奔俄而 太祖連黃龍大旗
由善竹橋登男山塵埃漲天擊鼓震地望麾下安沁率精兵
先批男山望旗奔潰望如勢窮奔遠花園禍所處不勝憤怒以
梨洞刺守門者乃入 太祖登岩房寺北嶺使吹大螺一通

諸軍圍花園數百重大呼請出瑩禘與寧妃及瑩在八角殿
瑩不肯出諸軍毀垣闖入郭志補等直入殿庭索瑩禘執瑩
手泣別瑩再拜速忠補而出 太祖謂瑩曰若此事實非吾
本心然攻遼之舉非惟逆大義國家未寧故不得已焉好去
好去相對而泣遂流瑩于高峯監獄內紉統及三十六元
帥請闕拜謝還庫外○趙仁沃等請正瑩罪遂殊時年七十
三臨刑神色不愛死之日紉人羅市遠近聞之街童巷婦皆
垂流涕瑩臨刑曰我平生若有貪欲之心則墓則生草不然
則不生矣墓在高陽至今禿賴人謂之赤墳云上全
初神懿王后在抱川淳甯田庄 神德王后在抱川鉄峴
田庄 太宗時為典理正即在京聞慶不入私第即走
馬至抱川陪奉兩后向東北面而行過鉄原傳聞官建欲

捕以夜潛行不敢入人家而宿于草野至伊川韓忠家聚丁
壯百餘人分部以待慶曰崔瑩不曉事之人必不能追我縱
來吾不惧久留七日聞事之定而還 執天歌
李仁任嘗曰李判三司頭為國主瑩聞之甚怒而不敢言至
是歎曰仁任之言誠是矣先是有童謠云西京城外火發安
州城下烟光往來其間李元帥願言救濟黔蒼 兩史提綱
禍夜與宦豎八十餘人擐甲馳至 太祖及敏俊等第皆
屯軍門外而不在家故不得言而還○初 太祖之回軍也
尹紹宗詣軍前懷光霍傳以獻 太祖令趙仁沃讀而聽之
仁沃極諫復立王氏之議 太祖然之諸將請出宮中仗又
請出寧妃禘曰若出此妃我當偕出於是諸元帥領兵守
關門請禘如江華禘不得已乃出執鞭批鞍曰今日已

暮矣左右泣下無應之者遂與寧妃向江華百官奉傳國
寶置之妃前欲擇立王氏後曹敏修欲立昌恐諸將違已以
李穡為時名儒欲藉其言密問之穡曰當立前王之子敏修
等以定妃教立昌時年九歲○太祖於回軍之時與曹敏
修訂復立王氏之後敏修亦以為然及禍出適江華敏修
念仁任薦拔之恩源立仁任侄女謹妃之子昌 太祖曰其
於回軍時所言何敏修作色曰元子之立第上君已定策
矣何可違也遂立昌○自恭愍王薨天子每徵執改大臣皆
惧不敢行享昌立李穡欲昌親朝又欲請王官監國自請
入朝 太祖稱之曰慷慨哉是翁穡以 太祖威德日感恐
其未遂有虞請一子從行 太祖以 太宗為書狀官天子
素聞穡名從容語曰汝仕死為翰林應解漢語至二十四年穡中
元第拜翰林知制誥

穡遽以漢語對曰親朝天子未晚曰說甚廢禮部官傳奏
曰穡久不入朝語頗難淡天子笑曰汝之漢語正似約哈出
穡還語人曰今此皇帝心無所主之主也我意帝必問其事
而帝不之問帝之所問皆非我意也時論議之曰大聖人度
量俗儒可得而議乎上全
姜淮伯等還自京師禮部奉聖旨問答曰高麗梁山負海風
殊俗異雖與中國相通難合不肅今臣子逐其父立其子請
欲未朝蓋為異倫大壞君道專無不臣之理大彰諸使者
啟童子不必來朝立亦在彼廢亦在彼中國不與相干爾史
金仔崔瑩甥也與鄭得厚潛往謁與見禍時處禍禍泣曰不堪
鬱居此居此欲手執死但得一力士害李侍中吾志可濟也仍
授一劍使遺所善判書郭忠輔令舉事忠輔佯諾奔告

太祖因行巡軍殺鞠之 太祖身沈德符池濱奇鄭夢周俱
長壽成石磷趙浚鄭道傳等江禍昌本非王氏不可奉宗祀
當廢假立真奉定妃教遷禍于江陵放昌于江華翌日太
祖與諸功臣定策迎立定昌君○命李穡李琳及我太祖
鈞履上殿齎拜不名各賜銀五十兩彩段十疋馬一匹從
鄭夢周之清也○尹繪宗上書請誅禍昌於是誅禍于江陵
誅昌于江華寧妃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也十餘日
不食日夜哭泣必抱禍尸而哭得粒必精養供真時人憐之
○諫官等論李穡等立昌近禍之罪請置極刑鞠穡于
長湍穡供曰去年朝京師祀高宗書李源明曰女國逐父
立子天下寧有是理王身崔佳皆被拘囚是何義也云云及
還謂李穡中曰原明之言耳可聞口不可道駭與地遠近

置近地可免放君之名云云遂移穡于咸昌穡之種學等皆
移祀遠地後種學竟死於革命之際上全
恭讓王敏曰往者李仁任陰尊玄陵影堂之役而取上相敢
怒于上卒致甲寅之變而無嗣仁任乃用不韋盜秦之計以
玄陵相妖僧辛毗所生尤禍詐稱玄陵宮人所生而立之玄陵
母后以君不可宰相李壽山請立宗親仁任不從國人失望
黃霧四塞日光不現禍之主喪而葬玄陵也虹圍太陽其主
炁也鷄鳴太室霆奮地震其炁玄陵之考懿陵忌口也火風
以雨雷霆且雹其炁不舒也風拔祧廟寢園松柏太室就鳥
羽士陶燒尾鷄首之折廟門外御廡災是祖宗之靈動威以絕
禍也戮禍母般若以滅口而司平新門自頽葬枯骨曰禍母
而樞握一日再災是天示萬世以禍之為般若之子也禍立

二年而其母名氏未定宰相金續命曰天下未辨其父者或
有之矣未辨其母者我未聞也而後見戮以玄凌母后力
救得不死金更言禍非王氏於帝而還見戮國人寒心結
舌禍妻仁任怪而生昌於是王氏再復之望絕矣回軍之際
諷與復常敏修亦以為然既還而黨於其族仁任李琳沮卿
諷而立昌王氏與復失一大機已也冬昌所遣清朔尹承
順資禮部欽奉聖旨文來曰高節君臣絕嗣以異姓假王
氏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果有賢智陪臣在位定君臣之分雖
數十歲不報亦何患哉連歲來朔又何殿哉童子謂不必赴
京此聖天子念玄陵當四海未定之際率先稱臣使天下知
天命之有攸大有功在佐運故阿其絕祀而望復與於王氏
臣子者切矣昌外祖李琳以家宰秘聖告而不發凶謀不測

而卿不顧萬死躬秉大義為我王氏定萬世策德符夢周
湧奇長壽石磷浚藏道傳八將相從而贊之宣天子旨于玄
凌安妃之庭遂于宗邸俾後玄陵不崇朔而除十有六年南
面之辛氏上而紹三十一代相承之序卿與復之功非飾侯五
王所擬論也魏系御天教
恭讓王即位之夕王婿姜淮季父晉山君著入內謂王曰諸
將相立殿下者只欲免已禍非為王氏也殿下慎勿親信
思所以自保王婿禹成範侍側聞之告其母尹氏從兄
紹宗傳聞以告九功臣九功臣等進言於王願左右默然
九功臣俯伏良久而退王忘太祖功高且得眾心又由家
世族知王忘之多方誣毀禍昌之黨連姻王家朝夕誣訐王
反信謔言日夜与左右潛為除之太祖因於謔說謂道傳

苦曰君身卿等戮力王家而謀言累騰恐吾輩不得容者當
東啟避之先令家人使某將行道傳曰公之一身豈可輕具
去就今君退居一隅則諛言益熾禍且不測矣 太祖曰昔
者子房從赤松子高祖不之嫌我心無他王豈罪我哉道傳
等力陳利害以止之 ○王昉趙鼎等還自京師啓曰禮部名
臣亦曰爾國人有尹彛李初者未訢于帝言高師李侍
中立瑤為主非宗室乃其姻親也瑤與李太祖謀動兵馬
將犯上國宰相李穡亦以多不可即將李穡亦十人殺臣
將弟玄室亦九人遠流其在貶宰相者潛遣我亦未先
天子仍請親王勳天下兵未討乃出彛初所記穡亦姓
名以示之曰爾速還國詠王及宰相將彛書內人亦詒
問來報金宗衍逃大索境內遂下弟玄室權仲和慶補

張夏洪仁桂尹有構于巡軍并下崔公哲十一人于獄又囚
李穡李琳禹仁烈李仁敏鄭地李崇仁權近李種李貴生
等于清州徵王以清州大水台沈德符及我 太祖以放罪
囚遣吏書判書趙蘊于清州下教曰除已見伏招外宜於各
處安置後有宗林見密予不敢私國人大悅柳爰廷還自京
師啓曰帝知彛初誣妄遠流于漂水果節道傳等還自京師
宣諭聖旨尹彛李初謀亂汝國事朕既不信已嘗斬罪汝
國復何實疑彛陳交章請寬禹世室王上皆留中遣我
太宗于我 太祖第請禁止宣諫我 太祖上箋乞退
流世室于鉄原王使司楫黃雲起召我 太祖以病不
能朝雲起強之 太祖啓曰臣以病不能朝今雲起強之臣
不知所以恐懼無地王怒下雲起于巡軍獄俄而 太祖使

太宗上書辭職曰臣於戊辰仗義回軍廢偽立真而因被
國人猜忌又立昌逆禍桑初曰謀之人辭證已明故臺諫自
上疏請罪身臣何敢指踪今命臣禁止臺諫是疑臣謀之耳
臣顧不才不直當大任臣選賢良代之王堯之謂 太宗曰
侍中辭狀所陳皆出于意慮之外予無能任侍中推戴之
力也故仰侍中如父侍中何負我乎立昌逆禍桑初曰謀
人等已於前年讞謂情跡未明特赦之侍中亦然今臺諫更
舉赦前事請罪以令卿往告侍中若見治陳請論以此意耳
卿言於侍中謂何侍中堅欲辭退若侍中辭職予亦豈敢居
此位乎因泣下指天為誓辭旨甚切即令 太宗往諭就職
太祖固辭 簡史

東北面討巡回使李達東還京 桓祖出餞于朝 太祖立

桓祖之後 桓祖行酒達秉立飲之 太祖行酒達秉跪

飲 桓祖怪問之達秉曰此子誠異人非公所及也公之家
業此子必能大之因以其子孫屬之後達秉之子犯死罪

太祖思其父屬特赦之 魏天象

鄭道傳常從 太祖見卒伍整省進而密言曰美哉此軍何
事不可濟 太祖曰何謂也道傳謔謂曰謂擊倭于東南

身蒼前有老松道傳清白而書之曰茫茫歲月一株
松生長青山幾萬重好在他年相見吾人間俯仰已塵

埃蓋知天命有在而信之也○太祖嘗至侍中慶復與之
第復與迎入使其妻出見禮意甚且房其子孫曰吾之

勝犬惟公將庇之煩公幸勿忘 太祖或因征討出外則
復與每告曰東韓社稷將故序握母憚汗馬之勞克

成鎮國之功 ○世子夔朝見而還 太祖出近于黃州遂
敗于海州逐一獐射中未及執馬陷沮洳而蹶因是
懼甚不平乘肩輿而還初守侍中鄭夢周心 太祖威
德日盛去其黨曰必欲危 太祖至是聞墜馬有喜色遣
人囑治諫曰李景今墜馬病篤宜先翦羽翼趙汝未然後
可愈也乃劾三日佐使趙汝汝堂文孝鄭道傳密直副使南
闕禮部判書尹繼宗判典校寺事南在清州牧使趙璜王
下其書都堂夢周從中府之將汝汝六人並流遠地分遣其
黨巡軍千戶金龜聯刑書正郎李蟠汝就賤所鞫問將殺之
時 太祖于有陵神懿王之側聞 太祖降馬不還又聞
夢周欲以 太祖入京之日為亂乃馳近于道至碧閣渡
告以夢周之謀曰夢周必陷我家 太祖不若又告以宜

即速行入京不可留宿 太祖不許 太宗請之再三然後
太祖從之乃疾通宵而行未明入京夢周嗾有憲交章
請誅汝汝道傳等 太祖曰如此誣枉不可不卜將造朝而病
不祿起遣 恭靖大王及李和季洙黃希頌等語闕啟曰今
省憲論汝汝立殿下有立他之說而臣沮之汝汝之所說者何
人聞臣沮之言者伊淮清名汝汝與治諫明于往復再三王
不聽羣小譏構愈急 太宗密請殺夢周 太祖不聽曰死
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 太宗固請 太祖終不聽命 太宗
曰速還汝汝大事謂還汝汝 太宗謂李和 恭靖大王及洙
曰父公不聽吾言然夢周不可不殺我當任其咎名判典客
寺事趙英珪等曰李氏之忠於正室國人所知今夢周所
陷加以惡名麾下士多矣其無一人為李氏效力者耶英

珪曰願盡力 太宗使英珪及海州牧使趙英武中郎將高
呂判軍兜寺事李穀未入許坪詎使司擊蓋周忽有辟除
待人之殺出視之則夢周到門矣 太祖庶兄元珪之婿司
宰副令介仲良居中觀變故洩其謀於夢周、欲觀變托
以問疾而未也 太祖待夢周如初和曰 太宗誅夢周此其
時矣復曰公怒可畏奈何 太宗曰機不可失公之怒在當
陳大義而解之命英珪取劔妻於洛遠夢周即出 太
宗恐事不成馳至 恭靖邸曰夢周過吾曰未也 太宗
更授方略而邊時前判開城府事柳源死夢周過弔其家
遲留故英珪亦得備兵寇而備之夢周至英珪馳擊不中
夢周顧叱策馬而走英珪馳及擊馬首夢周墜而走呂亦
斬之 太宗入告 太祖大驚而與震怒曰吾家素以忠

孝聞汝亦擅殺大臣國人以我為不知乎父母教子往善欲
其為忠為孝也而今敢為不孝乃爾予欲仰藥而死也 太宗
曰夢周亦將陷我家豈合坐而待亡此乃所以為孝也 太祖怒
方盛 神德王后在側不敢言 太宗曰母氏何不告說 王后厲
色告曰公常以大将军自處何乃驚為懼至於如是乎明日
太祖遣希碩啟曰夢周亦黨此罪人陰誘陳瓘諫誣陷
忠良今夢周已伏罪請台後亦與治諫下明王曰若出治諫
于外時 太祖因怒病劇至不能言 太宗議遣 恭靖大
王啓曰若不向夢周之黨請罪臣等王不得已乃下治諫于
巡軍獄命裴克廉金士衡等鞠之左常侍金震陽曰夢周李
穡禹玄宝遣李崇仁李種孺趙瑚噤臣亦劾之於是囚崇仁
亦三人于巡軍既而派寒湯及右常侍李擴右諫李耒左

敵納李敦敵約權弘司憲執義鄭燕堂令金副徐甄持平李
作李申及崇仁種多子遠地有司言震陽亦罪當誅 太祖
曰震陽亦承夢周亦指朕目豈可濫刑由是得免放穡于韓
州 上金

大憲閔冏等上疏曰閔國伯李諱功高山斗一心夾輔而鄭
夢周本係庸人閔國伯以厚達台書生屢加薦引夢周貪負
饕富貴恣行貨賂三俾閔國伯所与同心趙浚南閔亦陰誘
始諫嘖而論罪將及於閔國伯欲以專權不惟濁亂朝廷
必將傾危社稷因謀黨与置而不問禍階可畏其黨僕長壽
李茂李彬全復亦宜鞫問論罪安善生崔閑全瞻亦宜遠流
疏上長壽復命故田里其餘並羅遠流爾史
恭讓台我 太祖及趙庸曰予將与李侍中同盟卿等聽侍中

言草盟書來庸曰列國同盟則古有之矣君臣同盟無經籍可攷

王曰第草之庸言於 太祖退草以進王將幸 太祖弟同盟仅

衛已列百官執班侍中裴克廉亦白王太妃廢之 爾史提綱

自威化回軍之時南閔與趙仁沃亦密致推戴以告 太宗 太宗

曰此大事不可輕言時人心爭相推戴或有於稠人廣坐中揚言曰天

命人心已有所屬何不亟為勸進至壬申六月 太宗与閔定計密

与仁沃趙浚鄭道傳趙璞亦五十二人協謀推戴然畏 太祖震

怒不敢告 太宗入白 神德王后以達于 太祖 王后亦不敢

告 太宗出謂閔曰宜即備儀勸進七月十二日侍中裴克廉

亦定妃曰今王昏暗君道已失人心已去不可為社稷生靈之主請

廢之宜妃遣閔与鄭燕啟齎教書至北泉洞時王官宣教教王

罪之廢之王俯伏請命遂出適原州百官奉傳國宝置于宣妃

殿十三日定妃教以 太祖並錄國事十六日乘克廉渡道傳書大小臣僚及閑良耆老奉室誥 太祖邸填咽閭巷大日隱閑抑不悅敬首不言聞欲擊殺之 太宗曰義不可力止之是日 太祖閉門不納克廉亦至晚克廉亦排門直入內庭置室廳事上 太祖惶逃失措終出寢門百官羅拜擊鼓呼萬歲 太祖甚怒無他自容克廉亦合拜効進 太祖固拒曰自古王者之與非有天命不可予實吾德何敢當之大小臣僚閑良耆老亦擁衛不退効進益切十七日 太祖幸壽昌宮百官班進于宮門西 太祖未至百官而立之處下馬步入正殿即位避御座而立于極內受諸臣朝賀因命六曹判書以上升殿謂曰予為首相猶惕厲豈意今日乃見此事予若平康匹馬可避通今罹疾手足不能自用乃至於此初亦宜各一乃心力以輔涼德乃敢前朝中外大小臣僚仍舊視事遂還于邸 竟在御天教

太祖即位後札部移書曰欽奉 聖旨覆載之間主生民者巨微莫知幾何然或興或廢豈偶然哉非 命向不可三韓臣民既尊李氏民無兵禍人各樂天之樂乃帝命也又曰朝鮮之祿美且其來久矣可以奉其名而祖之性天牧民永昌後嗣判三司 俾長壽入朝天子引見 殿閑話良久備說得天下之由因曰汝君得國亦猶是也天不與人不故則其可以力取之矣又曰高麗改号朝鮮國自然天道朝鮮王至誠上全 太祖朝天子以本國遣人至遼東資布帛金銀假以行礼誘我邊將又遣人說誘女真潛渡鴨綠江水事下手詔責之上表示明略曰至若行礼於遼東是亦景仰於上國當使价往來之際有賓王交接之儀在禮即然於誘何故其有女真歸於東寧既皆作軍而當差安肯遣人而說誘但遼東都司起取脫歡不花之時其管下人民或有不即隨行者由彼安土非臣勤留無所供於我邦各自守

其曰業即節道傳之辭也天子以來倅倅傲益怒命遼東毋納
朝鮮之使、臣至遼東不得入而返者凡五輩天子遣使誘 太祖
送親男 太祖謂太宗曰天子若有所同非汝莫能詳對遂命
太宗與趙胖奉表南在奉箋如京師是行也朝臣皆存 太宗危
之 太宗至京師天子引見再三 太宗敷奏詳明天子優禮遣
還乃命開通道治上句

太祖初慶尚全羅都按撫使朴子安失德軍械罪當斬已移書令
誅之其子案至 太宗即涕泣請誥父命 太宗曰國家大事我將
若何實投地痛哭 太宗心傷之與諸宗親詣闕以請 太祖急召
警騎知事沈龜壽命曰汝盡力疾馳及救子安之死龜壽可受命
疾馳行過半而墜馬令驛吏代送其書、到之日官欲刑子安塔
其面禘其示刀刃也已具但忽望之於野有一人馳來以笠揮之官

惟之停刑以待子安得不死實本無學術武藝而 太宗賢其

救父使掌禁旅位至二品 上全

王之亡也放諸王於海島中諛臣皆曰不除必有後患不如殺之於是
惡其殺無名使善水人具舟誘諸王曰教書令下置諸君於島中為庶
人諸王喜甚爭登舟、唯岸舟人穿共舟潛入海底水浸半舟有僧人
曾與王氏有素在海岸举手呼之王氏即口占一聯謂僧曰一教柔
樽滄溟外繼有山僧奈何僧痛哭而返 南秋江冷話

王氏之沈海也 太祖夢見爾太祖衣七章之服含憤而言曰予
統合三韓功臣在生民爾若滅我子孫則未久反受其報爾其
知之 太祖驚悟乃赦王氏璿源所載一紙姓名 迎旌篇

有以王氏之後裔遼東民間者上言收司請誅之 太宗曰帝
王之與自有天命誅王氏之後本非我 太祖本意乃下 教

曰王氏之後存者俾之各安生業 輿地輶覽碑

我朝代受爾運乃祀王太祖於麻田即稱崇義殿俗田法命遺

裔世襲以奉之曰崇義監也秩視六品宗親忠厚之至也五百年名

臣惟文忠公鄭夢周配食亦激勵之至也至 明廟朝以奉祀人

官卑增三品世襲為崇義殿使俸隨加焉王太祖函像在堂基

就泉寺萬曆丙午命該司具儀仗遷安于崇義殿禮也顛語

太祖開國後下 教求無孝三南方伯一時共活索之至谷

山間高連山有一屋拔根只有一高僧行居三方伯舍其騶從

入其洞掛三印於松枝芒鞋徒步而行抵其草庵有一僧着

犢鼻褌手鋤菜田三方伯就前問曰此菴誰所創也曰老僧

手構之曰有何所見而卜居耶曰為彼三印峯也曰何以謂之

三印峰曰當前三峰是謂三印若尋室於此當有三道方伯

掛三印於洞中樹上是其庄也三方伯躍進而執其手曰此

必是無學也与之飲而壯聞 太祖大喪事以師禮仍回定

都之地無孝乃至漢陽曰以仁王山作鎮而白岳南山為左

右龍席節道傳難之曰自古帝王皆南面而治未聞東向也

無孝曰不從吾言垂二百年當思吾言新羅義相大師山水秘

記曰擇都漢陽者若聽信僧稍有延存之望若鄭姓人出而

是非之則不過五世篡奪之禍生歲終二百板蕩之難至所

謂傳言者指無學也所謂鄭姓人即道傳也義相預知八百

年之後若合符契豈非聖師也 五山楮林

洪武甲戌柳觀上定都論曰去年春定都于鷄籠民咸慶

之以其形勢狹隘而土地汙下道里不均而水治迂遠也今

之遷漢陽民咸喜之曰漢陽之形勝土地道里水治與都

相若以民心觀之則漢陽城殿下大命之所都也 上從之

名臣錄

甲戌節道傳南園李稷亦相宅于漢陽以前相忠肅王時所
營官闕曰址狹隘更相其南亥山為主壬坐丙向是年十二
月始役翌年秋九月 太廟及官闕造成 上備法駕入街
景福宮也丙子築新城正月始役徵西北面安州以南民夫
十一萬九千丁役二月晦夜軍至秋徵江陵慶尚全羅三道
民夫七萬九千丁始于八月畢役于九月 東園記
京城八門正南曰崇禮俗名南大門正北曰肅清正東曰興
仁俗名東大門正西曰敦義俗名新門東北曰惠化俗名
東小門西北曰彰義東南曰光熙俗名南小門西南曰照
德俗名西小門又有水口門以出喪葬者 芝峰野說

俗謂漢都負兒若有出去之狀故山以母岳名而南曰成兒
蓋欲其遮絕而使不得去也西曰餅市規蓋以餅餌誘以魚
之也命者有深意焉 上全

太祖以萬歲後藏骨之地問於無孝無孝乃卜一地曰世
世皆葬于此可也即健元陵是也又一說云定襄衛崔山
者世居是地甚富厚獻其宅于 太祖曰其稍識卜地之法
比當帝王因山之相 太祖受之遂改構甲第于處仍多給
好田畝蓋崔山獻之而無孝卜之也今其近處有崔將軍
墓石云耳 五山後林

常用國初揚州牧使薛朝時自內還給肅拜單子蓋以陵
寢所在待之以誠至云耳 九庵身閔大受書
俗傳 山陵之祭不用肉饌者黃相公喜憲物力之繼庭請

定為素饑吾意則傳說未詳蓋不能脫去燕朝崇佛之習而然矣

晦隱集

爾未鄭文忠最被我 聖朝所知屬辭幕下回軍之後同升為相文忠與金震陽諸公忘身殉國欲扶社稷時 聖祖功業日盛羣下改心勢難終於北面文忠潛謀傾之 太宗嘗告 太祖曰鄭夢周豈負我家 太祖曰我違橫談夢周必以死明我若係于國家有不可知文忠之謀彰著 太宗設宴請之作歌侑酒曰此亦何如彼亦何如城隍堂後垣頽落亦何如我輩若此存不死亦何如文忠遂作歌送酒曰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白骨為塵土魂魄有也無向主一片丹心寧有改理也哉 太宗知其不度遂詔除之文忠一日回病於 太祖即因察氣色故過故酒徒家主人出外階花

盛開遂徑入呼酒舞於花間曰今日凡色甚惡、連飲數大碗而出其家人恠俄聞鄭侍中遇害笑文忠之自 太祖即啟也有索鞋武夫衝其前導而過文忠顧謂隨行錄事曰汝可落後答曰小的從大相行可他姓乎再三呵止亦不從文忠之遇害抱持同死當時倉卒無人記姓名遂不傳於後世可歎

海東集

鄭寒岡問於退溪曰南南冥帝以鄭圃隱出處為疑鄙意圃隱一死頗可笑為恭愍朝大臣三十年於不可則止之道已為愧可又事辛禍父子詔以禍為王出牧則他日放出已亦預焉何也十年服事一朝放殺是可忍乎如非王出外則呂政之立羸氏已止而乃尚無恙又從而食其祿如是而有後日之死深所未曉退溪答曰程子曰人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圖隱大節可謂往得天地棟樑宇宙而世之好議論喜攻訐
不樂成人之美者噫已每欲掩耳而不聞也是後集
剛栗谷嘗以圖隱為忠臣而無儒者氣像蓋其時圖隱與我
太祖皆為分黨圖隱適則圖隱為領袖而以太祖之黨
為小人太祖適則太祖為領袖而以圖隱之黨為小人
矣及太祖之黨漸盛圖隱於太祖莫如之行思欲除去
其羽翼節道傳亦不能得矣輩而及辛禠死朝臣欲所立於牧
隱曰當立前王之子於是立禠子昌蓋圖牧則以禠昌
非辛氏故也其後權近奉使中國時明太祖問爾朝昏亂廢
王為辛見權近詰其事又歸責詔近受還奉國不敢出見時
禠亦問天朝疑已遂懷憤怒乃與崔瑩欲犯天朝使太祖
攻遼東太祖未至遠而還思以為高麗本王氏之咒非

辛禠之國遂搃言以為當立王氏乃回軍還入即誅崔瑩因
廢辛禠而立恭讓王遂錄其勲而圖隱亦參其勲矣蓋圖隱
既以禠為王氏而身事之則何為不扶而廢立之勲乎若
以太祖之言為是而以禠為辛則當初何為立而事之乎
退溪嘗言圖隱之於禠昌猶王導之於晉元雖非司馬氏而
宗社則猶在禠昌雖非王氏宗社猶在云豈非以是耶曰此
身牧隱當立前王之子說相符而於圖隱少有間也夫築圖
隱之意則斷無他非以昌為辛氏也亦非不知廢昌之可爭
也但太祖回軍後羣情沓懼皆服太祖之威圖隱若以
復手孤拳爭廢昌則太祖必曰國人皆曰辛昌而汝何狎
以為王昌乎以辛為王則是無王氏也云爾則圖隱無以自
解而其被害當在呼吸若圖隱就死之日既爾朝墜亡之日

也。圖隱必度。此事始於其勳。以保社稷。而俟間隙。欲剪太
祖之黨矣。適太祖為逆。立世子。出赴黃州。落馬傷脚。未及
入。乘圖隱乘其隙。白於讓。出傳等。因欲并除。太祖之家
太宗知其謀。遂急往平山奉。太祖入。未言於讓。名道傳
著圖隱知事不諧。乃往。太祖家欲容其。核而遇竹橋之變。
此其時事。核曲折也。蓋粟谷之意。以為國無不亡之國。身無
可失之時。則圖隱之死。當在廢昌之時。而不當於立讓之
勳也。故只許其忠。不許其儒者氣像。江上問卷
太宗在潛邸。以入學讀書。治隱以同里。閉相從。講磨精義。
甚欵已。拜門下。注書。庚午。棄官而啟。聞驃與之。計不食菜。
果益醬。方表三年庚辰。太宗在東宮。召之。公堅卧不起。州
官督就道。授太常博士。公上箋曰。忠臣不事二君。上優

禮遣之。許復其家。○南龜亭序。送司贈詩曰。高節師先生。一代功
臣。豈足榮。凜。清。風。吹。六合。朝。鮮。億。載。永。嘉。穀。諸。公。咸。慶。之。名臣錄
世宗即位。召子弟之可用者。子師辭將赴。召公曰。汝當效余
向高節之心事。汝朝鮮之主。上同
南秋江過金烏詩。有曰。辛卯注書。吉治隱。秀於如霜。清於水。
又曰。鴻毛。俞。輕。載。重。山。公。身。遠。可。知。此。理。達。可。身。往。二。姓。王。
把。樽。才。朽。鑑。中。疵。公。身。所。委。推。一。君。真。知。行。誰。與。比。余。甚
感焉。治隱之登第。在於禍之丙寅。其為注書。在於昌之己巳。
而是冬。恭讓即位。翌年庚午。治隱辭以母老。而啟。然則秋江
之意。蓋謂治隱委質於辛卯。以事恭讓。為恥而去也。夫禍之
乃。出。多。疑。之。如。其。辛。則。於。丙。寅。潛。移。國。祚。之。賊。治。隱
乃。甘。心。北面。而。頌。於。反正。之初。奉身而退。為辛氏立節。則其

進退豈不為無批今之論治隱者指出禍昌之事且直一邊
但曰以高節遜臣知宗社將亡棄官而去終身不出則茲其
為不事二姓也大矣豈不光明正大而必挿入圃隱分事一
事二以為優劣竊恐秋江於此非徒謗圃隱乃有謗治隱也
治隱微官也無國亡身亡之義故見機而退自潔其身圃隱大
臣也以一身而任社稷之寄故臨危授命殺身成仁斯二者皆
為中道而論其所處之難居則固有在矣 愚休集

王氏之亡也人但知圃隱治隱二人能成大節而不知牧隱
之為人可惜 太祖受命之後召穡至引見穡長揖不拜
太祖降御榻接以賓禮俄而侍講以次列進 上還陞御榻
穡昂然而起曰老夫無坐處遂出世傳穡之死黯黯難明不
愧圃隱云 遜匪編

牧隱之二子種學種德皆登第貴顯革命後不貳其心皆以
杖殞牧隱退居昭州之村舍一日門生來謁公携之引入深
谷門生莫知其故及至人跡所不到處放殺終日痛哭始與
俱出曰今日稍豁吾脅云蓋傷二子之死也牧隱嘗有詩曰
松軒富國我深難夢裡何曾有此事松軒 太祖軒号也
太祖嚴與親厚平日多被薦引故云 海東年府

鄭道傳身為玄室有宿怨及 太祖即位請穡玄室亦極刑
太祖不聽後召穡待以故曰之禮至酒歡洽賜科田 隨品給田田
科田

未置酒肉曰卿已老矣宜復酒肉以養性氣穡事佛斷酒
肉故有是命又賜材瓦令造居第尋以為韓山君仍命為義
成德泉等五庫都提調 龍虎衛天欽○初恭愍為魯國公主攝影殿
於馬岩之西帝賈錡萬侍中柳灌上書極言

王奇王大怒下灌獄何公製論公文公伏曰臣寧得罪安敢為文以成其罪上命

侍中李泰富封國印春屬不敵進幸晚且令言有封之乃命公恐王益怒乃書封曰臣穡謹封王曰以予在德不從予言持此去來有德者事之我太祖初豈王孫於予避位矣乃移居定妃廟不許進饌翌日辛曉欲解王怒啟王下公獄責問以不從王命公曰臣敢言柳特中無罪者欲王者悞不濫殺大臣也王感悞放灌和使公沐浴而相 牧隱行狀陽村集

善山人金澍如京師賀節及還到江上聞 太祖受禪寄書夫人曰吾渡江無所容身仍送其期限及靴曰但以此存信夫人下世後以此合葬為我夫婦之墓且以到江上還向中朝之日為我忘日遂入中國請與兵回罪 高皇帝曰帝王之與自有天教難容人力問曰爾在本國為何官對曰祇判書遂給尚書錄以終身居於荆楚之間生二女壬辰天兵之來有許游擊者自稱外孫云後人取其所居鄉名稱為龍岩先生 酉史提綱海峽東府

原州人元天錫自号耘谷見酉季政亂隱居雉岳山下一意

韜晦按高錄於郡籍不得已赴試一舉中進士亦不肯仕退牧御里与牧隱諸公往來酬唱傷時感慨 太宗微時嘗受業累名不起 太宗為狂其序天錫避不見 太宗只召其當時饗婢賜之食物而返 庶史提綱

鄭寒岡觀察江原奈耘谷之墓曰山有巖微可以無飢室有琴書可以自怡聘幣殷勤星宿雍容千古空山一縷清風 遊 莊扁

太祖開國牧隱陽村二人猶不屈 太祖欲誘約而無其術一日陽村父熹養陽村之子年既長成而未婚即以公主妻之一日 太祖語熹曰近忘我否為先朝守節美則美矣汝年冷已迫未聞近類、來觀何為於忠而緩於孝耶予其歎然熹曰近豈忘老父乎第緣身多疾病卧不能起近得其書

未久將來見臣 太祖喜甚曰近行何日發行何日入城乎熹
以權辭對之即送人使近入來近不得已自忠州發行逆司
以近來日登道啟聞供帳相望近不忍直赴京師逶迤而行
至水原熹又使人促之近溯銅雀津至漢江熹親往見之終
日屏人語近於是渡江直入城不入父家而先赴闕 太祖
以賓禮待之便殿張八道分函屏凡以手指點曰某郡某州
有某樓某亭欲得當代文章鉅公作記頒布已令鄭道
傳撰之頗不愜意思得公作以渴聖公之來觀今始肯來
喜不自勝第為予揮酒以修一國諸名勝之地近辭退而制
記以進 上即加知製教之命近無如之何即拜命而出還
向忠州發行之日遂上疏請褒贈前朝忠臣鄭夢周以崇節
義增諫論啟曰亂臣豈可為忠臣近之疏妄矣 上排眾議

從之一時士類平日皆以近為宗自是皆反面而唾古人云
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可不慎哉 上曰
耘谷論陽村事有一絕而其後孫授火時首句入于火餘三
句云替葵楊雄草太玄白首陽村談義理世間何代不生賢
逐句書近罪惡為註釋云 上全
權近焉末名大夫也為使當時安於流放則其文章名論烏
下於牧隱諸公而鷄籠一頌遽作開國寵臣哀哉 太祖嘗幸
赴行在衙拱定陵 碑拜苦文提學 既飾之後位不滿三司年未六十所得微矣
惟其子姓相承冕弁不絕至今猶盛故人皆曰陽村、有
若有德行者然甚矣其盜名也 厥村彙語
中相國光漢家有權陽村画像金墓並見之拜曰此公枝
吾道有成矣宋主庵見之不拜曰此是失節人也 蘇東文
蘇錄

聖朝受命天與人啟改定之日市不易肆朝無搜班漢都冠
蓋俱是松京旧臣自我朝言之則豈非包容之盛德而以
王氏論之則莫非忘君負國之徒律以春秋不免反叛之誅
其情狀之可惡者沽直之紹宗也費上之閻也醞釀之道傳
也偽名之迹也白首石璘左右奸細推理英珪狙擊忠寧
使王祖有知其無真之誅即閻与道傳入我朝俾受
極法此亦一報應也象村彙考

鄭道傳与閻隱李崇仁同師牧隱才名相將而立而異道傳
積不平及我朝受命道傳為柄臣令其私人黃居正
出宰閻隱所配之邑杖殺之甚矣小人之用心也上金
太祖以家門未有業儒者令太宗就學太宗惟日孜孜
讀書不倦神德王后每聞太宗讀書殷歎曰何

不序吾出身幸禍時太宗登第太祖拜謝闕庭感極流
涕及太宗拜提學太祖喜甚令人讀官教至于再三

東閣雜記

太宗之以安靖居朝京師也文皇帝以燕王在藩邸太
宗往謁文皇帝与語大悅罷過欵至及太宗還國語人
曰我觀燕王非久居藩王者也未幾文皇帝以燕王有天
下人皆服太宗見先之明文皇帝於極春遇我太宗
每語國人曰朕嘗見汝國至真天人也筆苑雜記

太祖神懿王后誕六男恭靖大王居第二太宗居第五
神德王后康氏芳蕃芳碩及公主適李濟太祖常召
襄克廉趙浚亦于內殿議立世子克廉亦曰時平立嫡
世乱先有功康氏潛聽之哭聲聞于外遂罷出他日又

名克廉亦訖無復以嫡以功為言者克廉浚退而訖曰康氏
必欲立己子芳蕃任恃其季稍可遂請對芳碩居世子鄭道
傳南園右附芳碩忌諸王子謀欲去之密啟請依中朝諸
王子封王之例分遣諸王子於各道 太祖不答卜者安楨
曰世子異母兄弟有天命者非一道傳曰即當除之何患乎
義安居和知之密告 太宗戊寅秋 太祖寢疾道傳亦托
訖移御事召王子入來欲因以作亂令其黨在內謀之前參
贊李茂亦其黨也盡以其謀潛洩於 太宗時 太宗與諸
兒恒宿於勤政門外 元敬王后遣奴金者斤請來 太宗還
邸与后密語良久后涕泣執 太宗之衣請勿語 太宗
曰豈可畏死而不徙且諸兒皆在禁中不可不使知之乃拂
衣而出后追及戶外曰慎之 后与弟大将厚無咎及無

疾認之兵仗鞍馬潛皆整備房廡度計以待之 太宗既至
闕有小宦自內出曰 主上病重於避寓諸王子盡入來先
是官門皆設燈夜無燈人益疑之 太宗佯如廁思之益安君
芳毅懷安君芳幹上黨君李伯卿追呼曰靖安君將若何
太宗曰何毅之高也又以手拍袂曰無計奈何與芳毅未幾
出逐秋門 太宗曰吾兄弟立馬于光化外以待天命可也
分遣人召政丞趙浚金士衡亦浚方對卜者吉凶連促之乃
來帶甲伴人多後之 太宗使擗于禮賓寺前石橋只率
數人以來 太宗謂浚曰公亦不愛李氏社稷耶俄而朝臣
多來附者浚士衡亦欲入坐政府 太宗曰若自官中出兵
兵而我軍少退則彼亦入其中矣吾兄弟立馬諸上政丞不
宜入坐政府中使坐于雲從街召集百官齊成柳曼洙率

其子而來也 太宗授之甲使立于後李茂曰曼洙乃芳
碩之黨也太宗命殺之曼洙下馬牽太宗之韉曰我當白
之金者斤以刀刺其項仍仰倒斬之并殺其子太
宗率武士覘道傳亦方會于南園宴成明灯歡笑伴後皆眈
使李叔蕃故發矢落于屋瓦上因縱火焚之道傳走匿于其
隣判李常閔富家富呼曰有儲腹者入我家軍人入搜之道
傳匍匐仗劍而出執詣太宗前道傳仰曰若活我當盡力
輔佐太宗曰爾既負王氏又欲負李氏耶立斬之其子游
泳亦被殺南園逃隱于彌勒院圍幕追兵殺之信中立見
火起大譟放炮芳碩之黨欲出軍令軍士奉元良登城覘之
則自光化門至南山鉄騎彌滿懼不敢出人以爲神助太宗
傳語入直諸軍令出來相牽繩城而出勤政門以南一空黎

明 太祖移御于清涼亭浚市聲百官啟道傳閻等之罪且
請改封世子 太祖謂芳碩曰於汝便矣芳碩拜辭賢嬪
攀衣号哭芳碩揖而出又請出芳蕃 太祖曰世子已矣汝
出去何妨公主謂濟曰吾夫妻若故于靖安君第則得生矣芳
蕃出西門 太宗執手曰汝不聽吾言以此至好去都堂
追殺于中洛 恭靖大王以祈禱事齋宿于昭格殿聞寢徒
步踰城匿于禿晉村家翌朝使人請之乃還 太祖傳位于
恭靖大王 東閣雜記

撫安君芳蕃死時年十八矣 太祖悼念二孺累幸僧舍供
佛以資冥福 世宗大王以廣平大君為撫安君後以奉其祀
君墓碑又以錦城君
吾昭悼公芳碩後
慶善公主乃 太祖之女与芳碩芳蕃俱出於 神德王后嫁與安

君李海芳碩之礼與安亦死 太祖親臨剝公主髮法然流涕海東集府

河浩亭帝為忠清道觀察使 太宗時為靖安君帝從餞于其家羣客滿座 太宗就前行盃浩亭佯醉傾覆餼飯湯羹瀉汚御衣 太宗大怒而起浩亭謂府客曰王子怒去須往謝罪遂隨行僕從告 太宗曰監司未矣 太宗不顧至大門下馬浩亭亦下馬 太宗入中門亦入中門 太宗入內門浩亭亦入內門 太宗始疑之顧問曰何為也浩亭啟曰王子事危矣所以覆盤者將有傾覆之患故預告之也於是引入寢室問計浩亭曰臣受王命不可久留安山郡事李叔蕃平貞安移安軍到京此人可屬大事臣亦往鎮川留待事若成則急召臣浩亭遂行 太宗召叔蕃告之故叔蕃曰此易如反掌何難之有遂奉

太宗幸宮中僕從及移安軍先奪軍光監被甲指兵而出圍景福宮 太宗張幕於南門外坐其中又設一幕於其下人未知誰人之座及浩亭上來居其中人皆知不久作相其靖社之功皆浩亭與叔蕃之力也 慵參蓋誌

公往咸善道巡審凌寢 上幸東郊餞之行到咸與夢見太祖甚怒及覺得病回至定平卒命入殯于京第 親臨

吊名臣錄

安城君李叔蕃自成功之後恃功驕傲視同列宰相不啻如僕隸 君命召則稱疾不往中使侯者絡繹不絕而絲竹鬧於內堂或注人官爵則書名於小筒俾人奏之以故親朋布列脰仕大起甲第於敦義門內惡聞車馬之聲奏塞門禁行人奢侈日甚遂得罪杖流咸陽別墅以

純金帶寄贈都承旨金墩請得還都金欲受而難其請
每入朝手必摩挲其帶

世宗命儒臣撰龍飛御天歌

上問詳知

先朝時事者金即奉李以對遂馳駟名之

叔蕃以白衣詣朔遠官宰拒皆後生爭趨拜謁叔蕃但
揮手心之曰少時某也某邁某也信實余亦意其為
令長之冤今果然矣其意氣傑鷲曾不少屈蓋知
此若谷釋後

李叔蕃得幸於

敵而李澄玉嘗備衛本皆出其門及自諫

而故澄玉備衛已歷拒宰而又一人則諷政也李出見設椅
子南向而坐餘皆設平坐于南曰吾門下人也女婿金某見
之驚曰嗟有是哉必敗我家政丞上所礼只而被如是耶於
是方對平坐其廢斥之餘而傲慢猶如是龍孔教極後

命還配所金墩曰以業蒙召還宜特留之 上曰叔蕃得罪

先朝予不得擅名用也即令還配李雖在配所常修於

自奉妾曰以稍節李大怒即命斬之其豪悍如此

上全

戊寅社之後知中樞院事朴苞自功多反居諸臣之下
快、不平 太宗啟于 恭靖流苞于竹州未幾召還遂

術之謀作乱抵懷安君芳幹第為博戲是日適有雨苞曰

古人云冬雨損道兵交於市宜慎之芳幹曰何以外之苞曰

不典法謹出入整衣冠重行止如前朝諸王子之列斯亦上

策曰更言其次苞曰述之荆蠻如恭伯仲雍其次也曰又言

其次苞曰靖安君兵強众附之公之兵弱危如朝露不如擊

而去之芳幹信而從之欲請 太宗至其家仍作礼 太宗

將徃疾忽作不果判校書監事李承芳幹姻婣也以其謀

告于 太宗曰狂諫如是宜備之及芳幹奉兵義安君和完
山君天祐詣 太宗邸直入寢室告變請應之 太宗涕泣固
拒不出曰吾何顏見外人乎和及天祐泣而固請亦不從即
使人於芳幹諭以大義請釋憾相見芳幹曰吾志已定何可
更回和白 太宗曰芳幹凶險已極豈守小節不顧宗社大
計乎和力挽 太宗出外廳天祐抱 太宗和被以甲擁逼
上馬 太宗使人啟 恭靖曰宜禽固守關門以備非常時
功臣師老與花山君張士吉從芳幹其餘皆從 太宗承宣
李叔蕃先登力戰芳幹之孟宗素善射是日以病不能鼓弦
芳幹兵敗 太宗恐芳幹遇害親自連呼勿犯吾兄且使人
傳諭之 太宗駐馬道周放殺大哭芳幹馳馬直至成均館
後河下馬棄弓矢而卧軍人追擒之芳幹曰誘我者朴苞也

時 太祖御于松都聞芳幹稱兵歎曰彼牛之人何至是耶
二韓多世族大家子甚愧焉苞仗誅配芳幹於兔山以病死
孟宗至 世宗初因始啟賜死及平朴苞之亂河崙亦請曰
夢周之亂若無靖安君大事幾不成道傳之亂若無靖安君
安有今日乎且以昨日之事觀之天意人心亦可謂早定
位号 恭靖遂立為世弟 東國雜記
芳幹之亂軍士睦仁海所騎 太宗邸馬中箭逸走自來入
后竟必戰敗欲自赴戰場与 太宗同死徒步而往侍女金
氏亦諫之不能得俄而隣居老女淨社婆者聞捷音來告乃
還 上今
太祖將開大業每身 太宗潛有謀議 恭靖以長子避不
預焉 太祖呵責不止及 太祖開國 恭靖無尺寸功戴

之功其心跡誠無愧於伯夷泰伯矣當其危疑之際受禪居
位盡逐諸王子即削髮為僧其防微慮患之意亦至矣王
妃金氏每引太宗入見之際諫曰殿下何不視其目乎
且速傳位以安其心恭讀從之以上王居於別宮太宗
臨御嘗稱臣狂盡友愛之道盡還諸王子錫爵有差居閑
養病十有九年蓋我朝享治如恭讀者無或子孫衆
盛至今名公巨卿多出其苗裔巫膳扁
尹月汀曾為承旨見睿宗朝日記下教曰恭讀大王乃
無廟多此是廟典今宜上謚遂謚安宗其後仍稱恭讀而安
宗之謚則竟不廢稱抑未知何故云此載月汀謚錄而頃年
兵校理道一請上謚遂上定宗吳亦未詳故事而廟主所題
及公家文書無一載錄以致既上謚而疊上邦家典禮可謂

乖礼近聞宗廟配享臣題主中權擊之擊字以覽字書之誠
可慨也臨隱集

惟我太上王開國之初特置義兵三軍府專掌兵權設者
以為革命之初人心未定當備不虞宜令勲親各典私兵以
應倉卒由是私兵未能盡除而典兵者反謀煽亂幸賴殿
下靖礼定社或至今日私兵之议尚復如旧始諫上章請罷
殿下以宗親勲臣可保無他使復典之未幾蕭牆之禍發於
至親由是觀之私兵之置後以生礼未見其益願自今以京外
外軍馬盡屬三軍府以為公家之兵私門宿立悉皆禁斷朝
廷毋令私伴持兵跟隨以應家不藏兵之義幸甚東文歷陽請罷
私兵之狀
芳碩之变 太祖棄位住于咸真 太宗屢遣中使問安
太祖志甚輒嘗号而待之前後相望之使未敢導達

其情成師谷石磷乃 太祖曰交也自請往期回天意 太宗乃許之石磷騎白馬衣布衫若過客然下馬燃火為炊飯之狀 太祖望見使中官往見之石磷乃以因事過行日暮秣馬留宿為辭中官如言以啟 太祖喜甚即引見石磷因從容用陳人倫處變之道 太祖寢色曰爾無乃為爾君緩頰耶對曰臣若果然則臣之子孫必喪目為盲 太祖信之 兩官從此遂合後石磷二子果表明 遜既扁石磷之長子至道自腹中而育至道之子昌山君龜壽及其子皆盲於腹中次子發道無嗣 名臣錄 太祖初遜于德源又如咸興 太宗遣使問安冠蓋相望 太祖見必殺之死者相續時人不痛死者之無辜而傷 太祖之無以為心也 太宗欲請回駕而不知所出人有曰無孝力能得之

太宗物色求之因請之無學曰父子之間寧有是耶余將何言初不以介意久之無孝不得已而從之至咸興謁見 太祖怒曰汝為其遊說耶無學笑曰 殿下何不諒耶貧道與 殿下相識數年乎今特為慰 殿下來耳 太祖顏色稍和因留與宿無學詰未嘗不言 太宗之短如此數十日 太祖以無學不與 太宗益信之後數十日夜半無學說 太祖曰某也誠有罪也 殿下廢子盡已殲矣只有此人若棄絕之 殿下平生辛苦之大業將托之誰也 與其付他人無寧與我之血屬願三思之 太祖頗然其言遂有回鑾之意無學仍効急還然 太祖不欲入城初戾于逍遙山留數月遂如豐壤因築宮而居自後不知無學所終云 五山說林 太祖還自咸興 太宗出郊親迎盛設帳幕河崙未啟曰

上王怒未盡釋凡事不可不慮。遶日高柱宜用大木。太宗允之。乃以十圍大木為高柱。及兩宮相會。太宗以冕服進見。太祖望見怒形于色。以所御彤弓白羽箭引滿而射之。太宗倉黃倚于高柱。矢中其柱。太祖笑而弛怒曰：「天也。」乃以國寶投于太宗。曰：「爾之所欲者此物也。今可持去。」太宗揮淚三辭而受。遂開宴。太宗將奉爵上壽。崙等密白：「詣樽所執爵。敵壽時不可親。敵宜授中官以敵。」太宗如其言。中官進爵。太祖飲畢笑之。由袖中探出鉄如意置于座側。曰：「莫非天也。」迎賤篇。

今我國家宗社稷皆在新都。殿下巡行旧京。因民樂從。踰年駐蹕。每當祀事。送香楨行有乖。故者必奉以行之義。攝事之官往來絡繹。兩京之間。驛路凋瘵。亦當今之巨弊也。

今欲還輦以就宗社之所在。則新都民庠本皆草舍。徑年不守。頽壓殆盡。臣民暴露。無以寄寓。伏望殿下奉迎宗社親脩祀事。以從古者奉行之義。東文選陽村論遷廟狀

今我國家漢城之都。太上王之所定。宗社之所在。所當遷居。以定民志者也。殿下即位。已經七年。不曾遷徙者。為緣臣民安於旧京。皆不欲遷。故從其志也。去年殿下親告于廟。以定遷徙之期。則今之遷徙。固不容復。諷然時有利否。事有緩急。今年旱灾。比旧尤甚。是救飢。為今年之急務。而遷徙。非今年之所利也。且臣民之能作。嘗曠者。僅庇其身而已。其為奴婢者。必無所庇。蔭皆在。凡霜冰雪之地。矣。奴婢尚然。况牛馬乎。今使數千萬命。細之飢凍之地。而不恤可乎。近日人民有聞遷徙之命。至有涕泣。若不欲生者。蓋飢寒切身。

能不去而為盜者鮮矣天下之患每生於所忽是亦不可不慮也

東文選權陽村請停遷雜書

鬱陵島在東海中與蔚珍島相對島中有大山地方百里風便二日可到太宗初遣按檢使刷出流民空其地沃饒竹大如扛鼠大如猫桃核如升云

芝峰類說

權駙馬陞陽村之子也尚太宗女生二子曰聃曰聰年十

餘拜敦寧直長一日仕衙上屋探雀穀都正猝至不及迎都

正怒名立于庭詰責之聃入訴太宗笑曰為汝官卑故也

立名改官拜聃同知及衙未罷視事都正大驚出迎聰幼時

太宗愛之常置膝上侍臣有長髯者聰拔刀剔棄之羣臣

請其罪太宗曰朝廷之禮不可不嚴聰罪當誅然幼稚無

識願從諸公貸其生可乎羣臣頓首謝命坐于崇禮門外歲

餘太宗稱疾篤羣臣入問疾太宗曰予疾已漸非醫藥

可治諸公相見能幾日乎羣臣皆泣太宗太息曰予有孫

聰病中甚念之畏朝廷不敢見因泣下羣臣頓首請赦太

宗之顛倒一世蓋如此

淮漢記聞庶孽被錮始於太宗初因右代言徐漢之言遂為立法非

古人之通制也萬曆癸未粟谷主兵因邊患建言納粟者許

通赴舉

芝峯類說庶孽防塞本非古制初自本朝中葉以前右代言徐漢倡之

贊成姜希孟結之

明谷嘗言徐漢請庶孽子孫勿許東西班正職百餘

年間禁錮成俗及至宣廟朝先正臣李珣始裁納粟許通

之論自是許赴舉文武科而清要諸職格而不許及至仁

廟朝臣祖鳴吉為副孝時請通庶孽而設下廟堂處君事目

以登科後許要而不許清稟裁上旨而久未舉行臣祖秉銓
時啟曰庶孽登科後例授之職不過奉常校書三四窠而已
雖有才能之人無以展布事日內所謂許要即戶刑工三曹
即官及各司未官請隨才擬聖後三教人注擬即官後
又不行今過六十年矣天之生才貴賤非爾殊也中國及前
朝所無之法我朝行之許多人中豈無才俊之士而枯
項黃馘并死於蓬戶之下 宣廟嘗曰葵藿傾陽不擇傍枝
人臣願忠豈必正嫡此可見聖人之心然以列朝聖君前
輩賢輔卒未有所變動如宋翼弼之學術為世大儀而終
於布衣享喜季之文章禹敬錫柳時蕃之才諳俱未能展其
驥足可勝惜哉古之人舉賢於釣屠取才於盜庫而先位亦
有且取齊商之論今庶流之人雖不可比同於士族不驗於

齊商之賤乎即今世道迫沓習俗已痼雖未能頓革旧弊如
有可用之人宜处以相當之職登科人依先朝定制仍授三
曹各寺而有吏才者畀以州郡其出倫拔萃者不在此限至
於納米許通之事初因尼胡之變以助軍興仍作通庶之
階而第念若干納米不故經費而貧無粟者無以自拔行之
既久弊亦隨生宜除納米之法改許通之名則羣情胥悅和
氣自回云、明谷吏判時疏

柳觀字夢思改名寬号夏亭文化人洪武癸亥科 世宗朝
入相公清貧嘗構第不過板間外無欄垣 太宗命繕工監
夜半設把子於公第不令公知之名臣錄
公清儉自守板間茅舍處之怡如嘗霖雨經月屋漏如麻公
手傘庇雨顧謂夫人曰無傘之家何以能堪夫人曰無傘

者必有備公笑上全

永樂戊戌六月政府六曹三功臣文武百官亦論列世子禛
遇惡請斷以大義廢之太宗允之以忠寧君為世子即

世宗也放禛于廣州東閣雜記

戊戌八月 太宗教禛位於 世子政府六曹諸功臣亦排
擢直入呼天痛哭請寢成命不允世子亦固辭不允 上以

大室傳于世子即移御于蓮池宮世子即位于景福宮上全
讓寧大君禛為世子知 太宗意在 世宗即陽狂以讓之

太宗遂廢之而立世宗讓寧能隨時韜晦浮沉取容內外
上下無得其歡心 世宗亦尊愛讓寧每迎入禁中置酒相

樂殆無虛日屢撤宴具以賜之讓寧喜穉 世宗屢命駕
出迎于城外至情無間 光廟即位王子大臣多被戮滅而

讓寧能以智自全 光廟亦尊禮無嫌人不以讓位推賢為難

而以能全終始為尤難紫海筆談

讓寧自少能文章而見聖德湯若不知書者猖狂自恣雖

太宗亦不知其文也晚歲題僧軸曰山霞朝作飯籬月夜為
燈旛宿孤岩下惟存塔一層雖号為文人者未必過此上全

世子禛雖失德見廢而其猖狂放跡察同恭伯云今南大門額
崇禮門三字乃禛手跡宏偉森落可以想見其為人近時扁

太宗既為 上王以兵曹有所失命翰入直參判姜尚仁佐
即蔡知止于禁府仍並推判書朴習參政李愨即官金自溫

亦皆下獄車裂姜尚仁斬朴習領政沈溫亦辭連令義禁
府鎮撫李拂押送水原賜自盡妻子沒為奴婢後政李稷

亦啟曰戊戌年溫辭連姜尚仁亦獄 太宗賜死卜善地給

棺以葬雖因禁府之請籍沒其妻子而下旨令母得役使
令恭妃 殿下方為國母而母安氏身為官賊深為未便漢
昭帝上官皇后父安益不軌伏誅而其妻追尊為敬夫人置
園邑請法漢故事刑賊案還賜爵祿 英廟名知申事郭存
中亦面諭之曰沈湫之死也 訖者以為罪人之女不可為王
后欲動搖恭妃者 太宗曰惡是何言也恭妃為無動搖之
理 太宗嘗御內殿 大妃侍坐予亦侍側 大妃曰恭妃
之母歸于賊案甚為不可須改之 太宗教曰當改之事未
施行而遽為賓天予雖知父王之志然未施行故不敢開說
也恭妃外祖安天保奉業長養恭妃且年甚老生死之日難
期故去甲辰冬恭妃律于第設宴慰之名大臣訖謂母子之
間何以處之並見否乎大臣以為王妃之尊下与賤人相接

於大義有所不通云故予使只見其祖父而已近者言者多
以為母子之間不可如此隔絕且以母后之母為賤人於恩義
并不可今大臣之言亦如此其刑賊案還給爵祿並免其子女
不相見者今累年矣豈無迫迫之情其日 恭妃當從安氏
之第卿亦其知之 東閣雜記

世宗以為諸國各製字以記國法循我國無之御製字母二
十八字名曰諺文開局禁中擇文士撰定公佈出入內殿親
取齋戒定其五音清濁之辨細字諧殺之法清儒守成而
已 中叔丹墓碑

世宗設諺文廳於禁中命申叔丹成三問本模定之繕成八
字初殺十一字、體依梵字考之諺語音文字所不能記者
悉通無礙中朝翰林學士黃瓚時謫遼東命三問本見

瓚質同音韻凡往返遼東十三度

痛空叢話東園雜記合書

黃翼成公喜寬洪大度不拘細事每晨夕飡飯羣兒來奪公除飯事之叫噪爭食公恒笑而已人服其量論開國以後相業者皆以公首為

痛空叢話

公當世宗相希相幾三十年喜怒未嘗一見於面遇僮僕有恩未嘗加以楚箠所幸小婢与小奴戲謔甚押公輒笑季文

康石壯元及弟直拜正言授刺於公公命書綱目題目俄而

有一惡婢持小餅倚公坐俯視文康謂公曰將進酒公徐曰姑安之婢更倚立良久厲聲曰何遲也公笑曰進之既進之則

有小童收葦皆藍縷跣足或挽鬚或踏公衣盡攫其餅而食之且泣公曰痛矣小童者皆奴婢之兒子青坡劇談

公平居淡如雖兒孫童僕羅列啼呼劇戲略不可禁或有挽鬚批頰者亦從其所為嘗引僚左談事方濡羊書牘有童

僕溺其上公無怒色但以手拭之而已名臣錄

初太宗將廢讓寧公曰國儲不可輕動太宗大怒以吏

判出為平安道巡問使讓寧既廢公免為庶人貶于交河大

臣培諫請罪不已移南原壬辰召還上屬世宗用未久入相

公為相金宗瑞為工判嘗會于公外宗瑞令工曹略備酒果

而呈之公怒曰國家設禮賓寺於政府傍者為三公也若虛

隔則當令禮賓寺備來矣何以私自公辦乎置宗瑞於前峻

責之金相克成嘗以此啟於行席曰大臣當如是可鑒歷

朝廷也上全

公之子守身以門蔭拜相與南智功名富貴當代無比嘗

曰男子不於紅綬上題名餘不覩此以為自欠也上全

許文敬猶操心清厲人言許公平生不知陰陽之事公笑曰

我若不知陰陽之事則謂訥何從而生時有葦州郡娼妓之
議命問于政府皆言革之為當人皆意公猛論公聞之乃笑
曰誰為此策男女人之大欲而不可禁者也州邑娼妓皆公
家之物取之無妨若以此禁則年少奉使朝士皆以非義奪
取私家之女英雄豪傑多陷於辜臣意以為不宜革也竟
從公仍曰不革 慵齋叢話

我朝賢相以黃喜謝調為稱首事 英 孟左相思誠為大憲朴安身為持平鞠平壤君趙大臨不啟
國史人皆知之但二公皆前朝舉人持清說者以此少之 華苑
而拷訊之 上 大怒載二人于車將戮之於市孟相失色無
言朴公意氣閑安略無惧色舉名而呼孟曰汝是上官而我
為下官今作死囚豈有尊卑我嘗謂汝有志操何今日恒

物如是謂羅卒曰汝取瓦石來卒不聽公瞋目叱之曰汝若
不聽我死之時必先崇汝矣菽色愈厲卒畏之遂取瓦而給
之公作詩畫而書之曰爾職不供甘受死恐君苗殺諫臣名
付卒 田 速往馳啟卒不得已而持呈于闕時成孫谷為左相

輿疾 趙諫乃不誅 荷谷辭語

公自溫陽還朝中遇雨入于誠仁旅院有一人騎從甚威
先處樓上公入處一隅登樓者是嶺南人欲為錄事取才上
來者也見公招身共登談笑博戲且約以公字堂字為問答
之言終公問曰何以以上京公其人曰錄事取才上去堂公曰
我差除公其人曰噤不堂後日政府之坐其人以取才入謁
公曰何如公其人曰死去之堂一坐驚怪公以其實言之諸
宰大笑公以為陪錄事賴公之薦屢典州郡後人稱之為

公堂問答

名臣錄孟思誠傳

魚殿直寢甲赴殿試大提學鄭以吾偶夢得詩云三級風雷
魚寢甲一春烟景馬蹄敲雖云對偶元相敵那及龍門上客
名寢甲果擢壯元

東閣雜記曰公之遠祖重翼本姓池也生而體自奇異腹
下有三鱗甲及長事肅太祖人或稱其有三鱗甲非常
人也太祖曰汝有鱗甲乃是魚也仍賜魚姓

世宗建直北邊六鎮以金宗瑞為觀察使委任之瓜滿移授本
道節度使公母死上馳駟召公過百日後起復使還任公辭
不許上令政院劾肉送之御札密諭曰卿高度以啟公馳
啟曰王太祖統合三韓威不及於朔方只以鉄嶺為界我
太祖起於朔方奄有大東南盡于海北抵于豆滿爰直七州
問國以後未有之盛業也第因昇平日久守臣失禦鏡城
以北陷為賊救恢復旧疆是在聖上繼述云、時朝議多有

異同公力主其事訖者謂公以有限之人開不可成之役罪
可誅也上曰雖有寡人若無宗瑞不足以辦此事雖有宗
瑞若無寡人不足以主此事固執不回公既設四鎮徙南民
以京之日盃酒張樂大饗將士咸言不可公曰風沙絕塞將
士飢苦吾以約始之後必無終一日夜宴反側之徒射中酒
樽左右驚援公自若詰其故公曰奸人試我耳何能為哉後
居左相時人稱為大席名臣錄
崔潤德歙谷人父雲海國初名將也公以二相兼平安道節
制使判安州牧使公務之暇廳後種苳手自鋤之有訥訟者
不知是公問曰相公今在何所公給曰在某所入而改服聽
决焉有一村婦泣而言曰席殺妾夫公曰吾為汝報仇跡席
手射之剖其腹取其骨肉支節裹以衣服備棺埋之其婦感

泣不已上全

公西征勝而還 世宗御勤政殿宴慰 上親執酌賜公又命世子行酒命公勿起受酒後官至右相上全

世宗勵精文治庚子始置集賢殿選文士十人充之後增之三十員又改二十員十人帶經筵十人帶書筵專任文翰討論經史文章之士彬、輩出得人甚盛故年間布列顯要皆出於集賢筆苑雜記

集賢殿早仕晚罷日官奏時然後乃得出朝夕飯時以內官為對容其隆待之意至矣丙子之乱 世祖命罷集賢殿復設弘文館海東名臣錄

文廟久在承華春秋向高而沉潛學問月明人定或手推乃一卷步之集賢殿直房與之問難時成三問未直殿夜不敢輒

解冠帶一日宵刻將半意鶴駕不出脫衣欲掛忽聞戶外履聲呼諱甫聖問而至公驚惶顛倒而拜聖學之勤好士之誠千古之所罕聞也龍泉談寂記

文廟聖學高明文章華美筆法神妙諺傳千紅萬紫開春風春盡都無一點紅之句即 文廟所製也在東宮時出金橘盤一送于集賢殿橘盡盤中有詩即御製橘詩半草行書詩曰沉檀偏宜鼻脂膏偏宜口最愛洞庭橘香曼又甘口詩與筆皆絕代奇寶諸學士欲描傳寫自內催入爭扶盤不忍釋焉筆苑雜記

朝廷惠棘城厲疾遣官設祭集賢殿撰祭文入啟 文廟御筆改製曰理不能純陽而有陰物不能長生而有死有來必有往有神必有鬼固體物而不遺豈屬氣之無主無情之謂

陰陽有情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言有情則可以理曉予
惟水火養人而或有時傷人鬼神生人而或有時害人然傷人
者非水火也人也害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暑雨暘五味之食
天地養人之能事而人自失其調和則病乃作焉故知鬼神德
盛理一天地今之厲氣豈非鬼神之作隱人自作孽耳然因
一人之作孽傳染浸廣使無辜殞歿豈非所謂天吏逸德
玉石俱焚者乎予以涼德忝居一國神人之主常俱一物有
獲其所忍視吾民之橫罹天札乎茲侑有司令於所在擇淨
處為壇分遣朝臣祭以牲醴惟以鬼神收霽乖憤之氣以布
生之大德云云天章之灝噩如此東閣雜記
文宗作崇義殿使人求王氏後不得有王崇禮者寢姓名為
各民與隣人耕田而爭畔隣人告之 文宗即命釋褐進階

三品為崇義殿使、主王太祖祀

秋江冷話

文廟初行嘉札于上護軍金某之女号徽嬪救年挾媚道事
覺廢為廢人又冊宗簿寺少尹奉孺之女号純嬪過八年
以有失德而廢立良娣權氏為嬪高顯德王后也金石一
權氏配東宮德義兼至大焉 英廟春慈年二十四誕魯
山致病七日而薨葬于安山号昭陵東閣雜記
光廟為大君時年方十四宿娼家夜半其所與私者來
叩房門 世祖驚起足蹴後壁 倒仍出外騰身起救
伺牆其人亦起墻踰之 世祖又起過三重城其人亦如之
光廟大路行走一里許道傍有古柳樹腹虛者遂隱
其中其人追之不及又失其蹤跡仍咄咄而去俄頃有長者
自其樹傍家啟門而出澌溺小橋側仰見星文自語曰

紫微星在柳宿必人君倚樹像也甚怪也良久還入 光廟
乃故翌日物色之即現象益善推步者也 光廟心術喜及

登極後問之其人已死久矣厚賜其子 五山說林

世祖日表疎奇射御絕人年十六隨 世宗講武于王方山

一日朝射鹿獐數十凡拂毛血表衣盡赤李永奇亦見而垂

淚曰不意今日復見 太祖神武 文宗嘗書其弓曰鉄石

其弓霹靂其矢吾見其張未見弛 東閣雜記

世宗定圭表令 世祖安平大君及他儒臣亦上三角山普

賢峰視日入处石路危險又臨不測安平以下目眩脚掉不

能前 世祖步履如瓦瞬息上下見者絕服 上左

癸酉以謝恩使赴京皇城濶門外八象見之一時退縮人異之 上左

公自魯山朝休官杜門謝絕 人事 光廟在潛邸時三訪

公於私第公托以青盲 光廟搃刺以試之公瞪視不目逃

竟不能起公而亦免於禍 月沙集考大憲處墓碑

魯山幼冲嗣位八大君強盛人心危疑 光廟有靖亂之志權孽

出入邸下甚密每進見日晏不退進饌失時官人見眩手之至目

曰寒羹即又来矣即位召入内殿設宴慰之願 貞熹王后曰

此乃昔日寒羹也 東閣雜記

公與權吉昌孽結為死友相得之欢雖管鮑不及与權志同

氣合嘗戲吉昌曰文章道德余固讓君至於經綸事業吾豈

多讓歲壬申公年三十八補敬德宮直時 顯陵昇遐幼冲

在位權奸用事國勢危疑公常懷憤世之志日一語吉昌曰

時勢至此安乎睥睨神光陰結大臣為之蔽援羣不逞之徒

影附盤結禍亂之作不朝則夕君徧無一念及此子吉昌曰

君計得矣計將安出公曰平定禍亂非濟世撥亂之主不可
首陽大君豁達同漢祖英武類唐宗天命所在昭然可知今
子侍筆硯何不從容建白斷之於早乎吉昌以公畫策告
世祖且曰韓生有光局國士無效今之管樂公欲守延陵之
節則已如欲平治非生不可 世祖急令召公幅巾入謁
世祖一面如旧遽前握手曰何相遇之晚今 主上雖幼
知能夾輔可以守成大臣檢邪摶貳於塔以負 先王
托孤之意 世祖先灵將丑何地言訖涕下公亦慷慨極諫
反正之策 世祖曰於形孤勢弱何公曰明公以宗室之胄為社稷
討亂賊名止言順萬無不濟之理當斷不斷反受其殃願公三思
世祖曰知勿多言吾計已決矣自是凡秘計密謀皆委於
公指畫 徐四佳所撰韓明澹墓碑

韓明澹少落拓有大志不屑科舉踰三十猶在布衣 光廟
問權擊以人才擊薦明澹每進見稱宗簿寺官或稱醫員使
人不疑又以昏夜難於叫喚以繩繫宮奴林藝之臂而垂其端
于戶外引之則雖夜深即入告請難之策大抵出於明澹
光廟嘗稱曰吾子房也明澹言漢高唐宗雖用張陳房杜之
謀而無韓彭褒鄒無以成功薦武士洪達孫楊汀柳洙巾三
十餘人卒獲其用 東園雜記

韓明澹嘗竊首陽所幸妓知首陽有大志恐禍及伺首陽到
妓家中夜潛入赤脫匍匐入房突入衾中首陽蒼黃罔知所
措明澹抱首陽腰極其妖媚因密發大計與河崙覆盤事心
相似奸凶詭密之狀前後一轍 逸匪篇

世祖與韓明澹權擊巾約於癸酉十月初十日舉事亦頗泄

議者憂之 世祖曰設使謀泄彼之計又安不下九人其中宗
瑞最黠先誅此人餘賊不足平也 東閣雜記曰皇甫仁金宗瑞鄭奉序三公而宗瑞多智略時曰帝大府 是
早聚會康衷洪允成林自蕃崔潤安慶孫亦于 世祖私邸後
園射小的設兩儀舉事洪達孫以監巡先出宋碩孫問發亦曰
當先啟之設論紛紛或從北門出去明澹曰道傍家三年不成
惟大君自決焉允成曰用兵之道猶豫最忌碩孫亦亭衣止
之 世祖怒曰汝亦盡往告之遂援弓起斃其止者曰吾不
汝強從者從去者去丈夫死則死於社稷吾自死往如有執
迷誤賊者當先斬之遂出中門 貞熹王后提甲被之
仍乘甲率家僮林芸而行明澹曰王子死往不可無後援
使權偃權擊犄瑞龜犄明潘亦仗於敦義門城 東閣雜記光廟乘昏往
宗瑞家使明潘亦仗敦義門城以鍾聲離盡勿閉門以俟云 又戒楊汀洪順孫柳洙以微服從

行 世祖行出城門有騎士十數立于洛傍見 世祖皆散
至宗瑞家金承珪與辛思勉尹宦殷坐語門前 世祖使承
珪通其父俄而宗瑞出拜却立不前請 世祖以入 世祖
以日暮城將閉不入坐俚道一事宗簿覈永膺夫人事故
亟須指揮 時夫人宋氏往浴東萊濕并全世祖落帽角宗瑞蒼黃推
進東閣雜記曰承珪不准左右光廟沙帽角落光廟曰請 時思勉匡殷堅坐
不退 世祖曰有密事汝亦且退思勉亦猶不遠避 世
祖謂曰又有請簡宗瑞受問照月方視之 世祖促之林
芸稚擊宗瑞仆地承珪驚伏其上楊汀拔劍斬之 世祖乃
使楊汀掉鞅而返時明澹擊亦閉武士於 世祖私邸明澹
出候于橋邊遇一騎馳來仰視之即 世祖也 世祖笑曰
已殺賊矣遂招在邸政士明澹率而來 世祖在巡廳已令

達孫勿分巡軍及是令達孫領巡軍殿後詣時所在東閣雜記曰時魯山

中屬鄉校洞寧尉鄭景威後門隙其政院以使內禁衛奉石柱

牽軍列立庭中使人不得出入世祖召入直承旨崔恒握

手言殺宗瑞之由且曰仁宗瑞亦連結咸吉道節度使李澄

玉鍾城府使李珣暉平安道觀察使趙遂良忠清道觀察使

安完慶乘上幼冲諒危宗社金術韓松並內又在上側賊魁

已除其餘支黨今欲啟付之云東閣雜記曰承旨崔恒開門出迎

叔父送我時在兩門前光廟與之携手入魯山驚起曰惟

宰相到第三門不許備從仁克寬穰兵判趙克寬資成李入即推

殺之仁承名乘輶軒而來過宗廟不復下曰已矣執舍人李禮長手隔以後事東

閣雜記曰韓明澹持生殺之簿半門內諸事入第一門去僕從入第三門名在

死簿者則使洪允成柳洙具遣人殺尹慶恭亦斬閔伸於顯陵碑

致寬亦持鐵如意推擊殺之

石所魯陵誌所記海東野言

宗瑞絕而復甦使元矩謂政府曰吾夜來為人所傷瀕死可

賚藥來救衣女服乘輜到宗禮門亦三门皆不入時明澹白遣親

義西小崇孔門遂匿于其子承辟妻家使人曳出東閣雜記曰宗瑞果

宗瑞不得入敦義門閉不得入光廟亦慮其更在曉宗瑞曰吾宜步行取輶軒

使李兵高柱審之宗瑞匿于承理房中來言未既遂斬之上全

首陽嘗赴鄭構趾家直入寢房執構趾手曰當與公結婚鄭

知其有異志許之及大事將舉構趾赴闕區處家事遺命

家人曰今日午後我當送人報其成敗及期若無消息爾亦

當以我存死矣午後大事既成果送人馳報並以所著襦衣

一領送之西汗滿裡世祖焉

鄭構趾使權擘執筆与李季回崔恒草教書時天寒夜深

魯山賜內醞郡國重事悉使世祖授之以三軍鎮撫一

人率軍士百人從之以 世祀為領議政後又命錄撫二人
牽甲士備之 海東野言

十月教曰奸臣皇甫仁金宗瑞亦交結安平大君瑬廣植親
黨分授中外陰養死仁以多不軌奸黨皆已伏辜瑬至親
不忍置法安置于外遣禁府都事慎先庚押送瑬于江華並

其子寬友直 時諷者謂安平陰有異志等武夷精舍又欲與宗瑞相從多在滄
瀛亭以此為罪目云安平被擯時泣曰左相知此乎負一何言蓋
不知其死惟 又兩司教曰瑬首惡不共戴天之讎豈可同處一國

冀其消已 請按罪誅之遣禁府鎮撫李伯淳賜瑬死徙于友直瑬島
瑬誠寧君養子也以孫於○上全
誠寧夫人添於罪目中

匪懈堂好孝尤長於詩文書法奇絕為天下第一又善西岳
琴瑟之技性又浮誕好古樸勝作武夷精舍于北門外又
臨湖作澹亭藏書萬卷招聚文士作十二景詩又作

四十八詠或張燈話或乘月泛舟或点聯或博奕綠竹不絕
崇飲醉謔一時名儒無不締交無賴雜輩之人亦多故之棊
局与子皆用玉亦用金泥塗字又令人織細絛揮汗真草
亂行人有求者即舉与之事多類此 慵益叢法

安平与南右相智叔婚南曰其有女息願醜不堪為貴家之
婦請閱視大君曰宋女親擇宮禁之事予敢僭耶相君安有
是言婦之妍醜吾無介意南曰請一老青衣就見吾女恐有
後悔大君不聽南唯而飲酒酣起曰有一事請再陳焉適
見河陽瞽者金鶴老其人善卜言我家休咎盡驗云君之二
女皆命隻難過一生者也恐以是為累長女故臨瀛大君今
守寡此其季也大君笑曰相君何信巫卜之言非大人拒妖
說之意南即曰諾寒族連姻玉冰誠為多幸但薄命之女

貞又不揚慮有後言今蒙大君意確何敢辭避是年安平
之子友直娶右相女明年右相得風疾瘖不預事又明年安
平被罪南以姻婭不逮者以其病也設聞瑣考

光廟以宮內空虛且為繼嗣之重從權制請納妃累日不已
傳曰如是啟之不得終守已志於是冊宋瑤壽女為妃又以
喪中納妃已是不服喪脫服即吉可也魚孝瞻訖妃雖以
宗社大計不得已而為之短喪有何不得已而強為之乎條
辨不見用東閣雜記海
東野言金錄

乙亥閏六月十一日傳位于世祖尊上為上王、出
慶會楼下名光廟授之大室光廟涕泣辭不獲上王
之遜于壽康宮也昏夜無火下鍾樓時左右行廊皆哭止之
不得秋江吟話

丙子正月領議政鄭獬等請出上王居于錦城大君瑜
世宗弟
六子家從之三軍鎮撫二人率軍士十人把門直宿金在一斑

光廟受禪辭以不德左右從臣皆失不敢出一言成三問時
以礼房承旨抱國宝失殺痛哭光廟方俯伏謹讓率頭諦
視之朴彭年臨慶會樓池欲自殞三問固止之曰方今神咒
雖移上尚為上王我亦且不死復國而不成死亦未晚也
彭年泣之即與三問及三問父勝俞應孚河緯地李瑄柳誠
源金瓚上王舅權自慎亦謀復上王時天使來于太館
世祖以某日於昌德宮上王前請宴使臣彭年三問謀
以某日使勝應孚為雲劍方當宴時奉大事令閉城門誅上
之羽翼復上王猶反掌也應孚曰上王世子應孚當之
餘則君亦處之三問曰申叔舟我平生之交然罪重不可不

誅皆曰然使刑曹正郎尹寧孫屬殺之叔舟三問謂金磧曰汝妻父昌孫當為首相諒已定禘明澮啟曰昌德宮窄且炎蒸諸世子勿入侍雲劍亦令勿入上從之成勝佩劍欲入明澮曰已令雲劍勿入勝退欲擊殺明澮亦三問曰世子不來雖殺明澮無益也應乎稍欲入擊彭年三問固止之曰今世子在今宮又不入雲劍天也若舉事於此而世子從景福官起兵則成敗未可知也不如他日伺上之与世子同處而舉之事成矣應乎曰事貴神速若遲他日則恐事泄世子雖奉官詔臣賊子皆從首陽到此今日盡誅此輩復上王号令而令武士將一隊之兵入景福官則世子將安逃乎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彭年三問固不可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止應乎不發尹寧孫不知停謀也方

叔舟就使房沐髮寧孫按劍而前三問目止之寧孫退金磧恐事之不成馳去与其妻鄭昌孫謀曰今日特除雲劍世子又不隨駕此天也不如先發告則富貴有餘矣昌孫從之即与礪馳往闕下上愛告臣宗不知而礪御与焉上特赦昌孫贖罪以考功臣收彭年亦上同事訖愛彭年之才陰使人告彭年曰汝降我而諱其謀得生彭年笑而不答稱上必曰進賜方音宗親為進賜上大怒使武士亂擊其口曰汝既稱臣於予今雖不稱臣無益也曰彭年為上王之臣拜忠清並司啟目於進賜未嘗一稱臣上校其啟目果無一臣字礪臣字三問以承旨方入侍上令武士捧下以礪爾生口語之三問笑而荅曰皆是也顧謂礪曰汝之猶回互不直我亦之意直欲如是耳上若曰亦何為叛我三問抗聲曰欲復

曰王耳我之心國人皆知之進賜何怪問也進賜盜取人國
家三問為人臣不忍見君父之見廢故然耳進賜平日動引
周公亦有此事否光廟頓足曰受禪之何不止之而
及依予今背予乎三問曰勢不能也吾固知進不能禁退有
死死然徒死無益故忍而至此者欲益後効耳上曰汝
不稱臣以我為進賜則汝不食我祿而背之反覆人也若為
復上王而寧欲自為也三問曰上王在進賜何以臣我
哉且我不食進賜之祿如不信籍我家而詐之進賜之言皆
虛妄無可取光廟怒甚令武士灼鉄穿其脚折其肱而顏
色不愛徐曰進賜之刑慘矣時申叔舟在上前三問叱之
曰昔身汝在集賢殿時英廟抱元孫步庭中語諸儒臣曰
寡人千秋萬歲後卿亦須念此兒言猶在耳汝豈忘耶不意

汝之惡至於此極也上令叔舟避後又問其黨與三問曰
彭年亦及吾父耳更回答曰吾父尚不諱况他人乎時提學
姜希顏辭連拷杖不服上以問三問曰希顏知其謀乎三
問曰竊不知也進賜盡殺先相名士而希有此人預謀
姑軍用之此某賢人也希顏遂得免上問應孚曰欲汝何
為應孚曰當請宴時飲以一隻劔廢足下復故王不幸為奸
人所蒙復何為哉足下速殺我光廟怒曰汝托名上王
而欲圖社稷令武士剥膚而問之應孚頌謂三問曰人言
書生不足為謀事果然曩者請宴之日吾欲試劔汝輩固止
之曰非驚全計以致今日之禍汝木人而無謀何異書生白
上曰如欲問情外事問彼豎儒即閉口不答上愈怒命取
灼鉄置腹下兩脚會處油火並煎皮肉盡熟而顏色不愛

徐待鉄冷取鉄投地曰要使灼熱來終不服李壇臨灼刑徐
問曰此何木刑也 光面無以應既灼三問木次及河緯地
緯地曰人以叛逆為名厥罰應誅復何問 上怒弛不施灼
刑三問將出謂左右臣僚曰若木佐賢主致太平三問故見
故主於地下駟車載有詩曰擊鼓催人侷回首日欲斜黃泉
無一處今日宿淮家其女兒年可五六歲隨車而哭踊三問
顧謂曰我男必盡死汝女也必生矣其奴泣而上之酒三問
俯而飲之有詩曰食君之食衣君衣所志平生莫有違一
死固知忠義在 顯陵松柏夢休、既死籍其家自乙亥以
後祿俸別置一室書曰某、月之祿李壇亦駟車有詩曰禹
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處死猶榮明發不寐出門去 顯陵
松柏夢中青与彭年木並阜甸

海東野言秋江冷語荷
谷辨誌魯法法在錄

柳誠源以司芸在成均館諸生以三回事告之即命駕還家
与其妻酌酒飲談上祠堂其妻恠久不下徃視之則不脱冠
帶而仰卧拔佩刀擬頸取木片築刀柄救之已無及矣然不
知其所以俄而來取屍去磔之 秋江冷語
魯山以上王居別宮三問之謀既壞構趾乃上孫以為曩者
三問木之謀上王既預知得罪宗社未可因享上王位号請
早益以防後患云、嶺南野言
百姓金正水言於提學尹士昫曰判敦寧宋瑛壽判官權
完諫逆士昫以啟 上召見鄭樸趾木下瑛壽完于禁府仍
下教旨曰 上王預其謀宗親百官合辭以為 上王得罪
宗社不恒安居京師請之不已予固不允欲保初心到今人
心未定煽亂之徒繼踵不息豈得以私恩曲大法不顧上天

之命宗社之重特從羣議降封為魯山君俾出居寧越厚
奉衣食以保終始以定國心惟爾政府曉諭中外命金知
魚得海亭軍士五十護送安置錦城大君瑜于順興府金石班
禁府都事其侍置魯山於寧越西江清冷浦都事夜坐曲灘荒土
의안자시니저문도비면아도다울어밤길에이워尋移寓於客
舍東軒每登觀風樓梅竹樓夜坐使人吹笛聲遠村又於
樓下愁寂咏短句云月白夜蜀魄啾一作月飲含愁情一作相
倚樓頭爾啼悲我聞苦一作爾報苦無爾聲無我愁寄語世上
一作天下若惱一作勞人慎莫登春三月子規樓閣人聞之無不涕
泣者又有詩曰一自寃禽出帝宮孤形隻影碧山中暇眠夜
眠無暇窮恨年恨不窮殺繼曉春殘月白血流春谷落
花紅天聲尚未聞哀訴胡乃愁人耳掃聰每於清晨出坐大

廳着袈裟袍拋榻而坐見者無不敬起時境內旱焚香自

補天雨輒注丙子錦州高麗會錄

錦城大君瑜至順興每與府使李甫欽相對輒慷慨涕淚潑結南中
士人為復魯山計一日錦城名甫欽辟左右使草檄檄文只傳一句曰挾天將
發兵及南中與汶者迎魯山以踰嶺順興官奴為吸唱者潛
匿壁中而聽之仍交錦城侍女竊其檄文奪走上京基川豐基
縣道聞其事督騎三四馬疾逐之奪其檄文先入京上凌遂
得大劫錦城南欽皆被收死順興野史云甫欽帶人走京上凌甫欽繼馳馬上
順興居人緣錦城連坐盡戮竹溪水盡赤錦城繫安東獄
一日裸身挺出不知所之金君即及府使驚俱鳴鐘動衆大
索有頃錦城自外至談笑自若曰汝亦雖眾我若逃避則汝
不得逞矣然眾人死不如一人死之為便也一人錦城自指

其身也整衣冠披胡床而坐金吾即曰可拜殿牌使西向拜錦城曰
吾君在寧越遂北向痛哭四拜就死位飲燕未死繼而卒众莫不憐之
相廷荆瑜名于塘源錄遠命復籍 丙子錄

說者謂鄭構趾有直節如華苑雜記感稱其為人及今聞之
則魯山以上王居別官構趾乃上跡請早參魯山以防後患
俄遷于寧越尋害之則固是好凶之尤者也 破睡篇

禁府都事王邦行奉賜藥到寧越踉蹌不敢入羅將以時
刻遲譔立而頓足都事不得入伏庭中魯山具翼善冠
袞龍袍出御堂中向所以來都事無以荅有一貢生常侍魯
山者請自薦之以一糸弓弦繫頸而絕 杜廣雜記曰長從從後窗穴而
引之復不足繼以布帶而繼之
時年十七負生行未出門九竅流血即斃侍女從人爭投郡之
車江浮屍滿江是日雷雨大作咫尺不辨人物烈風拔木黑

霧弥空經夜不散 丙子錄

魯山常御客舍村氓之邑中者輒來謁於樓下及遇害之夕
村氓又以事入官路遇魯山乘白馬騰躡上東谷去氓伏謁
道傍問官家將向何處魯山顧謂曰吾將遊太白山矣氓拜
送入官則魯山已遇愛矣 嶺南野言

戶長嚴真道往來徽街哭泣備棺翌日平吏民管葬瘞于局
北五里許乙昔山云真道族黨懼有禍爭止之與道曰吾善
被害吾所甘心其後子孫多富貴云 上全

魯山殂于寧越棺斂不具只藁草為殯一日有年少僧來哭
甚哀自言有通名蒙恤之分半連救日一夕負屍而逃或云
焚之山谷或云投之江中今之塚墓乃虛假之矣也二說未
孰是若以佞倖齋文規之則投江之說無疑然則僧乃胡僧

揚連之類而其為奸臣亦所指揮者乎天長地久恨其可既
魂至今猶漂蕩誠可哀哉

松高雜記

魯山遇害命沉于江玉體浮泗水去而復還十脂繼如王
浮于水面陪史忘其名字有漆棺為老母設也乃潛收王
體斂而葬之未幾有又昭陵之變又命掘而沉之吏不忍掘
佯若掘去而還掩面悲焉

自魯山後後郡守多暴死世傳為凶地嘉靖辛丑朴忠元黜
為郡守即精其真物祭之竟無事

魯陵誌

丁丑六月政府啟曰 顯德王后母阿只及弟自慎謀反伏
誅其父專已追廢為庶人且魯山君得罪宗社上降封君其
母不且尚保名位請廢為庶人改葬從之成三問之亂母崔
氏及后弟自慎被誅刑因廢后

金五一班東國雜記合錄

光廟嘗於禁中畫魘有怪即命發昭陵使臣先剖石室欲曳
出梓宮重不能勝軍民駭怪為文祭之梓宮乃出暴三四日
旋禽以民私收葬前夜日夜半有婦人哭報自陵中出云將
壞我室予將疇依殺動里民未幾變作雖遷瘞丘原頰著
異異犯其旧陵木石者輒有尽爾相戒不敢近父老有目覩
始末而詳說之者

陰崖雜記

光廟一夜酣寢夢見 顯德王后怫然怒曰汝殺無罪吾
兒者亦殺爾兒爾宜知之 上驚起忽報東宮暴卒因
昭陵之變蓋生國之君未見禍及泉壤而我國 貞昭二陵
有之南褒復昭陵疏可以泣鬼神於冥之中古人云天下
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書

破旺篇

成宗辛卯布衣南孝溫請復昭陵位等不報秋江早歲棄

科業從悅卿金時遊一日悅卿謂秋江曰我則受英唐厚知為此生活宜也公則異於我何不為世道計耶秋江昭陵一事天地大度復昭陵之後赴舉不晚也悅卿亦不復強之

秋江集原村行在

中宗壬申羣臣請復位号太學生上章守罔不從癸酉雷震太庙木皆言昭陵之故遂下允宥初陵既廢移兆海濱絕奠守積年紀只傳一阜是其所將奉遷士淫而玉匣無所見罔知所為是夜盜官假寤夢后親憑几帳具后仅兩丫鬟侍名盜官勞之曰爾亦勤苦盜官拜仗駭汗覺而異之明朝深加敬尺忽見漆几着錦刃而出果能克其事就泉淡寂記新陵在顯陵之左相去不遠只隔松杉下玄宮後兩間松木散株無端枯死視後提調張順孫未命人斫去正用其蔽

兩陵更無遮滿人皆以為精爽所感又於兩陵日環曰陵白

日大雨可怪陰崖華記

魯山夫人宋氏墓在於魯山甥侄海平府院君鄭眉壽子

墓山之內即揚州乾川面也夫人生時不欲在城內爾處東

郊瞻望魯陵故自朝家營室于東门外号英嬪而夫人別構

草屋數間而居焉素衣素食以終天年後事則屬於鄭眉壽

故魯山及夫人兩位神主在鄭家子孫世祭云鄭海平家傳

光廟得國申叔舟以功臣受魯山妃為婢此言寒岡鄭述云亟眠篇

朴彭年字仁道号解琴軒丙子與子憲亦皆死秋江集

朴彭年嘗作歌曰金生麗水叫音이나며玉出崑岡이리흔들외마

女必從夫라호는이남이마녀夫臣傳

先生死時子珣之婦方有身相命生子則殺之朴之婢亦有身言于

婦曰主生女則幸矣雖我俱生男當以婢生代其死也及產
生男婢易而子之名曰朴婢及長自首 上特宥之改名壹
珊即今回和朴忠後及其後也 長貧胡撰

先生玄孫繼昌始錄用為奉徒昌嘗於先生之諱辰夢見
六人來上於祠堂門外覓而即修六位以祀 朴崇章所記

節寒崗曰凡為士夫之家有勲而封君之祀則例為始祖而不遷今先
生事業豈特封君者哉命以永世不遷故因為定式 上全

成三回字謹南瑞梅竹軒生於洪州魯恩潤其外家也始生時空
中有回生字者三故名為人詠諧放浪喜談謔坐卧無節外

若無持守內志堅確有不可奪之志云 東岡雜記林江集合錄

嘗赴燕有人請題白鷺為公走呼曰雪作衣裳玉作趾窺魚
芦渚豈多時於是出盍視之乃水墨為也足成曰偶然死過

小陰縣謬落義之洗硯池 柳官雜記

赴燕題夷齊廟曰當年叩馬敢言非大義堂、日月揮草木

亦沾周雨露愧君猶食首陽薇華人見之知其為忠節之人云 魯陵

丁卯重試對策公居魁而曰公優著者八人親試定魁御製

八駿亟任製各姓公始製箋文以天佑作之君聖人應千岭

之運地用莫如馬神物效一時之能為頭聯成謹甫言今場

可畏如李某見而詔曰君欲效老淳究對侶為工耶且以馬

對君無乃不可公長者信其言捨而製詩成問知之掠其

聯為箋竟占一頭公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成曰我能屈不

屈人之膝一時傳為勝談 李樛軒石亭墓碑

英廟末年有疾累幸溫泉帝令三回等便衣在駕前備

顧問一時榮之 光廟誅金宗瑞並賜集賢殿諸臣靖社功臣

号三河恥之諸功臣設宴三河狝不設丙子与父勝及第三顧三省皆死

秋江集

文庙疾草名集賢殿臣秉燭論難至夜分膝下置魯山手撫其背曰予以此况付卿亦遂賜酒上亦降御榻平坐先執爵以劝如成及朴申皆在至醉而羣公皆仆地上前不省人事上命宦者撤取門楣作檐以次與出列昇于入直廳是夜大雪諸公醉醒異香滿室渾身覆以解皮衾乃上手自覆也相与涕泣誓報殊恩厥後叔舟去就如彼叔舟位至上相年五十六卒臨歿喟然曰人生會止此而死矣盖悔心之盟云

逐匪篇海東梁府全錄

今上顯宗壬子四月日京中儒生南宅夏亦以書來曰某月日戶唐書史嚴義龍來告成某神主在仁王山崩崖間

生亦驚且異往視之崩崖亂石間有危咒其中有三個神王其一果成先生也拂拭埃蘚而審之外面直書姓名三字及年戊戌生陷中如之而只少生之一字合内外十三字矣生亦心神悚然遂展拜而致禮焉其二即先生外孫參贊朴壕夫婦也其所題一如家禮之式矣不知何處之而得其真也余不覺愴歎曰今去光庙丙子蓋數百年矣雖其顯揚於當時者無不般沉影滅矣况先生當淫刑悽禍之餘誰作是主誰奉祀又誰埋而今乃現耶以祀則親已盡而當祀久矣然而先生壯節高義當百世祀而其骸幾年于茲乎今茲之事其亦天誘嚴吏之東而有此奇幸矣夫天既啟之而人又埋之豈其所忍曾因閔逆司維重間先生之舊宅尚在洪州魯恩洞當時庭木亦且無恙云今姑奉安于此則祀所謂魂返

室堂者得行於今日矣余嘗於道中請褒錄嚴與道矣今先生又得見於嚴義就而權奉于先生弥甥嚴生之堂是皆寧越籍也吁亦可異焉是魯陵君臣之幸抑亦諸嚴之幸於此因朴養賢從孫之在尼山者聞丙子楷作先生夫人金氏自寫其神呈抱負於奴屬楚而祭之及其歿而其主故於其齋家祭贊亦絕嗣而並埋云其言皆可徵矣九卷集

李壇字清甫牧隱之曾孫也生而能文希人瘦弱體若不勝衣嚴刑之下顏色不變現者噴之與三問未同日死魯陵志

河緯地字天章一作善善人也魯山嗣位八公子強盛人心危疑朴彭年嘗借簑衣於緯地以待荅寄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簑衣應有意五湖煙月好相尋蓋傷時也癸酉歷代兵倭成 光廟以摠裁官啟請加諸儒臣資

級以酬其勞於是如成謹甫柳太初凡與具事者皆受賞資公時希執義以中訓陞中直公力辭大摠以居主少國疑宗室不當以爵賞執給朝臣亦不當奉宰室所執給退居善山 光廟請難白 上以左司諫徵之辭不就乙亥 光廟受禪請致至勤公就名而耶食祿自乙亥以後別貯一室而不食及丙子年三回同日死論一時人物推緯地為首云秋江西崖集

柳誠源字太初癸酉宗瑞死百官上請廢 世祖之功比周公今集賢殿起草諸學士皆止去稱誠源在焉迫脅製進出就家痛哭家人莫知其故秋江集

世宗朝宋史不到本國 世宗累陳請一日集賢諸先生論宋朝人物或曰作宋史王安石合在何傳諸先生皆曰合在奸臣傳有一二駁者曰安石作新法亂天下是誠小人然文

章節義多有可稱者而原其心未嘗不在於愛國愛民其諫
天下只坐透個執拗不可齒列於秦禁京之傳也合在列傳
柳誠源力主是說未幾宋史未安石果在列傳誠源喜曰昔
綱目之未到我國也蓋益李先生讀資治武后紀唱然而歎
作詩一聯云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綱目而未朱子
果黜武而尊唐益益頻自負其雖不敵竊比益老當受諸君
降藩名臣錄

集賢殿南有大柳已巳庚午年間有鶴來巢皆白癸酉柳盡
枯或戲誠源曰禍必自柳始誠源敗集賢殿尋罷其言果
驗華苑雜記

俞應宗武人也 英廟 文廟皆愛重之位至二品身長過
人容負嚴壯清如於陵仲子善射好勇能走越人家屋嘗

為北兵使作詩曰將軍仁義鎮夷蠻塞外塵清士卒眠晝
永空庭何所既良鷹鳥三百坐樓前可見其氣像也或云良
馬五千啣柳豪鷹鳥三百坐樓前未知孰是初舉諫時公中奮
拳曰誅權某掃某此拳足矣何用大劍秋江集名臣錄合錄
鄭保圍隱之孫也與成三同朴彭年友善其庶妹為掃明滄妾
六臣獄起公往訪問相公何往妹曰鞠罪人在闕公揮手曰此
何罪人也今公若殺此人當為萬世之罪人即解衣去掃還
家聞此詰身詰問啟曰鄭某有亂言 光廟親鞠供曰常以
成朴為正人君子故常有是言左右曰渠既引伏請正刑
上命輟之因問此何許人左右曰此乃鄭某之孫 上遷金奎
之曰忠臣之後特減死流配延日縣魯陵志
公在湖南間六臣之死題詩於益山東斬曰虞時二女竹

秦曰大夫松維是哀榮異寧為冷熱空谷蓋寧哀而
樂志也人有請按治上曰此特詞人詠物何必深求
終不問月沙樵樽軒墓碑

霽梁南岸路傍有五塚其前各樹小石而記之曰某氏之墓
世傳有僧取六臣之尸負而瘞之僧是梅月堂而但無其一
云仁廟朝章陵散司時除道官不知其為五臣墓地而夷
之且踏其石後孝宗庚寅朴彭年之孫崇古復封其墓而
豎其石河天章墓在善山府西身夫人墓同原而見於張旅
軒之記則霽梁六臣墓只有五墳者豈以河公故葬而然
耶魯陵志

仁廟初行筵官韓澍啟曰世祖於彭年心雖嘉之而危疑
之際不得不加罪故嚙下教曰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恐

其泯滅於後世故為此微言以曉子孫也東閣雜記

昂曰屬風初倚眾竅為塞霜雪蔽之松柏也碧有臣之首受
君而白有頭可截節不可屈他人之粟寧死不食孤竹清風
柴索明月土中有鬼冤血一掬秋江六臣傳

宣廟丙子下脩忘記于三公曰今見所謂六臣傳極可驚駭
予初不料至於如此乃為下人之所誤目見其書不寒而慄
昔我先定固非人力所致彼南孝溫者何人敢自竊美文墨講
張妖舌暴揚國事其悖惡不道竹罄難盡此乃我朝之罪人
也昔崔浩以暴揚國史伏誅此人若在手必嚴鞫而治之鬼
歸之骨今不可得而治之彼六臣者忠耶否耶如其忠也何
不快死於受禪之日以效其人臣之節如其不能何不納履

而逃採其薇於西山耶既又委節北面又求害之是豫讓之
所深耻而彼六臣者屈膝於我相奮匹夫之謀逞刺客之術
以冀僥倖於萬一及其事敗之後乃以義士自處可謂心跡
狼狽矣其得為烈士乎或曰虛死不如立功滅名不如報
德三問等其心未嘗頃刻而不在於其主故為北面於我相
將以期成功於他日也豈可自便於溝瀆而莫之知耶曰是
大不然苟以成功為貴不自耻其委質則夷有三仁必先相
與謀北面而事周以急與復矣由茲以視此輩非狃不得致
忠於其主亦不可為法於後世也故予今表出而並論之况
人各為其主此輩与我相不共之賊則此書非今日臣子所
可忍見也予欲悉取此書而焚之如或偶言亦欲重治何如
三公回啟曰此書閭閻之間亦罕有之年久湮沒之餘若為

搜索之舉則必致大擾終為無益矣 上從之 魯陔志

朴啟賢於位席因論成三問之忠曰六臣傳是南孝溫所著
願 上取覽則可知其詳 上乃規之驚憤下教曰將悉焚
云、領相洪暹入侍極言六臣之忠辭甚懇切侍臣多有墮
淚者 上乃感悟而止謹按六臣固是忠節之士矣非當今
所宜言也春秋為國諱惡亦古今之通義也朴啟賢輕啟非
時之論可謂不識事矣昔者金宗直啟于 成廟曰成三
問是忠臣也 成廟度色宗直徐曰脫有變故則臣當為成
三問 成廟色宗直措乎侍臣無以此言啟于 上前者也 石潭
日記

元子虛者慷慨士也仲秋之夕倚榻而睡身忽輕舉縹緲悠
揚止一江岸則長流逶迤羣山糾紛時夜半萬籟俱寂

月色如畫波光如練風鳴蘆葉露滴楓林愀然舉目如有
千載不平之氣乃劃然長嘯浪吟一絕曰恨入江波咽不
流荻花松葉冷颼々分明認是長沙岸月白英靈何處遊
徘徊顧盼之際忽聞筇音自遠而近有頃芦花深处閃出
一箇好男兒幅巾野服神清眉秀凜々予有首陽之遺風
來捐于前曰子虛來何遲吾王奉邀子虛疑其為山精木
魅愕然無以應然其形負俊邁舉止閑雅不覺暗々稱奇
乃肩隨而行百餘步許有亭突兀臨江上有一人憑欄而
坐衣冠一如王者又有五人侍側皆服大人之服而各有
未秩焉那五人都是人間人豪像貞堂々神采揚々肯藏
叩馬蹈海之志腸蘊擎天捧日之忠真可謂托六尺之孤
寄百里之命者也子虛入謁王前反走而跪於末席子虛

之上則幅巾者也其上則五人相次而坐矣子虛莫測甚不
自安王曰風聞蘭香邂逅良宵毋相訝也子虛乃避席而謝
坐已定相與論古今與亡幅巾者歎噫而言曰堯舜湯武乃
古之罪人也後世之狐媚取禪者藉焉以臣伐君者名焉千
載滔々卒莫如救咄々四君為賊嗚矢言未既王乃正色曰
忠是何言也有四君之聖而處四君之時則可無四君之聖
而非四君之時則不可彼四君者豈有罪哉顧藉之名之
者賊也幅巾者拜而稽首謝曰中心不平自不知言之過
於憤也王曰辭佳客在坐不須閑論他事月白清風如此良
夜何乃解錦袍賒酒於江村洒教行王乃持杯哽咽顧謂六
人曰卿未盡各言志以叙幽冤乎六人颺言曰王庸作歌臣
亦賡焉王愀然正襟悲不自勝乃歌曰江流咽々兮無有窮

我恨長号与子同生為千乘死作孤魂新是嬴主帝乃陽尊
故國人民盡輸楚籍六七臣同魂庶有托今夕何夕共上江
樓波殺月色使我心悲悲歌一曲天地悠悠歌罷五人各詠
一絕第一坐者朴彭年吟曰深恨才非可托孤國移君辱更指
疆如今俯仰慚天地悔不當時早自歿第二坐者成三同吟
曰受命先荷龍隆臨危肯惜隕微躬可怖事去名猶烈取
義成仁父子同第三者李增吟曰壯節寧為爵祿淫金章
猶抱採薇心殘軀一死何須說痛哭當年帝在柳第四
坐者河緯地吟曰微臣自有膽輪廊忍偷生見喪淪將死
一詩言也善何能慙愧二人心第五者柳誠源吟曰哀、當
日意何如死耳寧論身後譽最是千秋難洗耻集賢
曾草賞功書幅巾者南孝溫乃搔首長吟舉目山河

異昔時新亭共作楚囚悲心驚與廢肝腸裂積切忠
邪涕淚垂粟里清風元亮老首陽寒月伯夷飢一篇野
史堪傳後千載應為善惡師吟訖虜子虛、乃恠
慨悲吟曰往事憑誰問空山土一區恨深精衛死魂斷杜
鵲愁故國何時返江樓此日遊悲涼歌散殘月荻花秋
吟新滿生皆揪然泣下無何突入一箇確、席士余應孚
身長過人英邁絕倫面如重棗目若明星文山之義仲子
之情威風凜凜令人起敬入謁于王前顧謂五人曰嗟腐
儒不足與成大事也乃拔劍起舞悲歌慷慨聲如巨鍾其歌
曰風蕭、兮木落波寒梅劍長嘯兮星斗欄干生全忠孝死
作毅魂襟懷何似一輪江月嗟不可與慮始兮腐儒何
責歌未闕月裏雲移一兩江風噫疾雷一殺皆倏然

而穀于虛亦驚悟乃一夢也

林氏所記

甫廟戊寅縣監申奎請復位号疏曰時移事立隴已平蓬科
蕪沒狐兔躑躅春風杜宇長入騷人之句麥飯寒食空吞野

老之聲天荒地老哀恨難夷云傳曰茲事至重且大可

不博詢而處之焉引見時上曰申奎疏中所陳之事令春

秋館考出實錄以來可也又曰外間小說似有可考之語亦

搜得以入可也能付受弘文館啟曰魯山大君事蹟略載於

列聖誌狀及故臣鄭澈李晦光文集中先為付錄以入而号

中魯陵誌野言亦書雖似該備既非刊行文字且多雜著稟

錄之說故不敢並進傳曰並入之魯陵志

是年之十月二十三日俞大臣宗親文武百官會議朝庭領

相柳尚運議曰中廟朝有魯山立後之议相臣鄭光弼以

為世祖即位時事後世不可輕议云立後猶如是况其追

復位号是何事曲礼而到今輕议乎云左相尹趾善议曰

當初魯山之貶降盖因六臣之事而聖上既褒其忠節則

其故主不可復存嫌礙云右相李世白议曰前代帝王雖

於異姓禪代之君猶不追貶其位号而皇明之事亦有可以

比例者則今於崇奉之议宜無異同云領府事尹趾完议

曰以為我列聖未行之制典有待於今日者實由天意

俞講節文克完得儀云領府事南九萬议曰以為

廟蹟難之舉雖曰受禪實則革除初尊号上王後則

不克有終在今我後嗣王惟當為親諱為尊諱而已凡

在我後民亦當為國諱而已今徒知魯山冤讞之可伸

而不知於尊於親於國之當諱者其於春秋之義不亦

遠乎 祀宗朝有若 中廟乙卯 明廟乙巳出於象貞
芑元衡之欺誣且是以君上罪臣下者也及於後王追雪
其寃更復其官誠有光於 祀宗之德而不害於德述之
道至若魯山事寧後其時事勢之相逼不可故罪於六臣
之激成孽禍趾之密贊亦非已卯乙巳臣下寃死者比也
其事之難言也如此則既往之事雖不可掩只宜議論不敢
到整盪之耳今乃標舉其事明言是非欲有所度通而曰如
此則可以于湯有光而必無慙德之嫌云者誠不知其何說
也且既復王号則奉以別廟尤無所於于今代救雖已及祀
蓋言其位次則當從魯人之順祀緒在 光廟之上 光
廟洋人之靈若念疇昔之事想必驚顧怵惕不能自安於
陟降庭止惟魯山亦必惴然惴然不樂於芑芑之序享神

理人情夫豈相達乎且從舉大祀則當特告于 太廟頌教
於中外當時禮度之故若從其實則有不敵言者若有所隱則
是虛也亦何以孚格於神人乎昔在 宣廟初造臣論成三問
之志大激天怒將加以罪國相臣救解而止先正臣李瑀曰
祀以為春秋為國諱此亦古今之通義軒轅非時之言豈
致 主上有過舉可謂魯不辭事在今言之追獎六臣宜
若無妨而先正之言猶如此而況於復魯山位乎乎此事
考諸唐宋以前無可為證惟明朝有景泰帝之復号姓
其終始之際與魯山有懸殊者非所可擬及其季也弘光
之追上建文謚正相類但念其時朝廷皆出於馬士英之手
厯亂極矣故非特建文復号且建尊親親為皇帝親親建朝
以來有任諸臣不問賢邪悉贈美諡天下不勝其諛笑未嘗

歲身擒國滅此足為後世傲行之典礼乎伊昔前賢於魯山
事皆為之盡傷陳聞於上者多矣或請其修墓或請其
立後而未嘗有及於復位者惟向日尹鑄以此為請而見塞
矣今何可復踵鑄說也判府事崔錫勳以為魯山遭禍成於
諸宰之密贊國人憤之然追復位号之論久未有聞豈不
以春秋尊尊者歸於臣之愚意追復位号雖不能執以而
第念魯山曾踐大位能降非由昏德而今其神主久在民間
家下同於匹庶之賤終有所未安如今自官建祠四時差官行
祭則庶可以少慰臣民之恨矣而亦無害於春秋之大義矣
左參贊尹拯以為此國家莫重莫大之事二百年冤鬱
之氣得伸於今日於昭列聖降在上而聖上一念上
通天地盛德非常之舉宜在聖斷云云上左

南相敵訖不但持難而已全無惻怛顧藉意思其恨復不仁
此亦可見且所云為親諱者以貞昭二陵事例之却說不
去其舉如光事直以身擒國亡考證亦非宛轉告君之義殊
可駭也 農畧集

是月二十八日命招大臣六卿判尹三司于賓廳仍下備忘
記曰竊惟光帝受禪之初奉魯山為太上王矣又命月
三行起居之礼矣不幸末稍处分恐非光帝之本意而究
其源則由於大臣也六臣既獲其忠節則其故主之追復
位号未知更有嫌碍而皇明景泰之事雖不相類亦可倣
而行之矣予以為今茲追復益有光於光帝之盛德也
噫日者申奎疏之發讀未半傷感之懷自切于中而未嘗
以輕論重事有一毫不平底意思此所以先詢於追復者也

嗚呼神道人情不甚相遠無乃 祖宗在天之靈悅豫於冥冥之中而有相感之理耶以踈遜之臣論重大之舉可謂千載一時而事竟不行則更待何日乎噫天王冢外事自与匹夫不同是以或夫揮軌斷不拘於論議者自古有之矣事苟可行何必遲疑其令礼官坐舉禮儀十一月初六日議上魯山大君廟考端宗府夫人宋氏謚号定順王后 上月

端宗復位時公敵訖陳其難安及奉入 宗庙日晚有大風捲起 世祖室承塵板僅得鎮定 晦隱集華泉遺事

總理使崔錫鼎狀啟往在乙丑年間初設六臣祠於位版所奉舊祠之南論以常規則陵寢大軍內人臣院宇固不當存留而非但陵上愛絕六臣之陪衛仙寢幽明固間今若以對陵之故遽爾毀撤則求之神道亦有所未安仍存

勿毀以示一體祭祀之意云 大臣備局堂上引見時 上曰蜀漢武侯之庙在於昭烈庙近处故杜甫詩云一體君臣祭祀同以此言之則六臣祠宇仍存陵內似無妨矣領議政柳尚運曰昭烈庙之勅建未知在於何代而在漢則必不別建於白帝城似是後人所初設也若然則恐非今日之所可為證且春秋士子聚會行礼於丁字閣不遠似為未安矣 上曰杜甫詩云崩年亦在永安宮 似在武侯庙近处也諸臣各陳所見判府事崔錫鼎曰 端宗大王以代遠之故直歸永安殿無祀享之臣而且六臣則異於他人陪衛仙寢幽明固間以常規言之則園陵嚴敬之地豈可因存乎但凡事有經有權不必盡拘於常例因存勿移似無不可矣戶判閔鎮長曰六臣祠春秋芬苾之享行於園陵至近之地似為未安了

字閣稍遠處移建似當矣。上曰陵寢之於祠宇其間幾許耶。崔錫鼎曰在於丁字閣所見處而陵寢則稍遠。士子雖聚會行禮似無喧聒之事矣。禮判崔奎瑞曰六臣祠宇之因存於陵所近處豈不是好事。而但園陵事體當尚嚴敬。私祠之混在寢所之內似為未安。祧遷園陵只有寒食之薦而六臣祠宇則當有芬芳之享。此亦妨礙。移建於大巢外似宜矣。承旨金宇杭曰神理人情不甚相遠。六臣安靈之所。今若遽爾毀撤移建於遠處則端宗大王在天之靈亦必缺然於冥冥之中。求之神道有所未安。一體君臣祭祀同之句。自上有所真感而下教誡。與此事相類。祠宇仍存恐無所妨矣。上曰六臣異於他臣。其祠宇之移建於稍遠處予未知可也。見狀啟時思杜甫之詩意。欲為仍存有此下。教矣。崔錫鼎

曰皇明時功臣有陪葬之例。可以推及於祠宇矣。上曰六

臣祠宇仍存也。魯陵志

摠理使狀啟。臣崔錫鼎自莊陵來到思陵。本陵是故功臣海平府院君鄭眉壽家山所而鄭眉壽即文宗大王外孫故王后在世時托其後事於眉壽。仍為奉祀陵所青龍邊墳墓。皆是眉壽子孫白帟遷柩。塚亦是鄭家族屬。是如白在良以常例言之。則山陵大巢內臣民塚墓法不當存。苗宜有掘移之舉。如或桑久難遷。則亦當平土俾無墳形。是白乎矣。臣亦妄意。今此鄭眉壽諸塚既非封陵。後入葬之比。其中西墓王后昇遐前入葬已過二百餘年。忽不論雖非血孫。既屬後事。又托體魄於其山。則恩義情理之重。不以幽明而有間。今若以封陵之故。有所遷動。戾毀則求之神道。必有不安。其

真之中似當有善酌善處之道大臣備局堂上引見時判
府事崔錫昂曰 有陵內田塚既不掘移 貞陵內翁王墓
亦存仍存今此鄭眉壽家諸塚久遠者已過累百年掘移為
難似當善酌善處之道矣領政柳尚運曰當依崔相之言
而處之為當 上曰年久塚墓曾有不遷之例許令仍存可
也上全

附廟後 御製詩賜海昌尉吳泰周曰惟我 端宗大王
宜順王后復位附廟之祀宗國家莫大之慶也嗚呼予於追
復之事有志未就積有年所頃當特復六臣官爵遣官致祭
寧越之日追懷往事感懷徒切何幸申奎之疏一出而予志
成予從此可無餘恨矣茲宣非惟天推 祀宗陰德也耶謹
以一律用識其長御直和進詩曰與言疇昔事感淚幾沾裳

授後 堯丙克辨聖神邁禹湯傳儀進奉日 世祀德祚先獲遂

平生願效表我獨長上全
上曰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 端宗遜位于寧越
時王邦行跋踏不放入及其入伏庭 端宗具冠服御堂中
問所以來王邦行無以答彼以奉命之臣猶且如此而其時
貢生常侍於前者乃請自當於所不忍處便即九竅流血而
斃天道可謂昭々其在懲惡之道所當論以逆律貢生姓名
如有流傳可考之端令本道啟聞可也上全
書講時李濡所啟寧越戶長嚴與道之子孫宜有優恤之道
而近聞其七代孫信武兄弟居在清州地其他族屬亦多有
之令本道詳加訪問後處分如何 上曰令本道訪問啟聞
可也上全

嚴戶長當國難扶義莫不為之聳動嗟尚則今於後孫錄用
豈有吝惜不恤之意但嚴信武自言其父生時宋相在華
陽河諸記述其先祖戶長事蹟宋相諾而未成及癸丑寧陵
遷奉時宋相自華陽赴闕下其父陪往云而小生在莊陵時
視六臣祠宇記文懸板即宋相所撰而其文曰戊申間余造
白戶長子孫錄用之意而厥後訪問諸處而無有惜哉云
此文是乙丑年所製而距癸丑後十數年也以此推之則信
武之言容有未可惟信者也寧越人皆言戶長老死後無子
孫故墳山在寧越中邑人祭之不廢云明谷真與東平尉考
引見時判府事崔錫鼎所啟元昊以 文廟朔直提學 端
寧初退居原州地 端崇昇遐之後即入寧越服喪三年寢
處土宇終制後故家仍不出 光廟隆之書未叙累任不出

跡與六臣不同而忠節則無異如此之人似當有旌表激礪
之典矣 上曰特闕可也 魯陵老
親知之仕於朝者多未請見絕不引接有一觀察簡其徒微
服往元初不覺出遠面之則觀察也便揮手却走而入若將
跪焉觀察撫然而故 上全
判府事崔錫鼎啟曰 光廟受禪之後士人金時習削跡逃
世其文章節行卓、故其後名賢稱之以今之伯夷如此之
人若別為贈職賜祭則似為激礪之道職品則不必太高贈
以下始職似宜矣 上曰特為贈職可也贈執義 上全
金時習字悅卿淮胞八月自能知書語遲而神穎臨文口不
能讀而意則皆曉三歲能綴詩五歲能屬文号神童許相國
稠訪之余老矣其老以字作句應聲曰老木用花心不老詩

擊節曰此所謂神童也 世宗聞而召于代言司命知申事
朴以昌試之曰童子之學白鶴舞青宮之末時習對曰聖上
表德黃龍翻碧海之上朴抱于膝上作詩甚多傳旨曰予
欲親見恐駭人聽宜韜晦教養待年長字業成就將大用即
賜帛五十疋使自運去時習遂各綴其端民之而出申是聲
震一國稱以五歲而不名時習既薨睿獎益懋遠葉魯
山遜位方讀書于三角山即閉戶大哭盡焚其書發狂
陷于溷廁而逃之托跡緬門僧名雪岑累度其号曰清
寒子東峯碧山清隱贅世有梅月堂 栗谷集名臣錄
狂吟放浪玩弄一世雖逃世不禪不奉其法世以狂僧目之
行過市肆或疑醉忘故植立移刻或優旋衢路不避稠視
羣火詆笑爭擲瓦礫以逐之名臣錄

金守溫徐居正亦嘗以國士待之居正方趨朝辭久時習
衣藍縷帶藁索戴敝陽子遇諸市犯前導仰首呼曰
剛中安穩居正笑應之駐軒語一市皆駭視有朝士受侮
者見居正欲啟治其罪居正搖首曰止 狂子何足與較今
罪此人百世之下必累公名 上卷
知館事金守溫以孟子見梁惠王論試諸儒有上舍生見時
習于三角山曰乖崖好劇此豈合論題時習笑曰非此老不
出此題乃走筆成篇曰生負名自製者試瞞此老守溫讀未
終遽問曰悅卿方住京山何寺其見知如此其論大畧以為
梁惠王僭王孟子不當見云 栗谷集名臣錄
居中與寺最久每值雨後山水添流折竹瓦紙百餘端令具
筆視隨後沿流而下必擇湍急处而坐沈吟吟詩或絕或律

或五言古風書于綵放流見遠去且書且放或至終夕紙盡
乃還一日所述綵百餘首思齋語
每值皓月中宵栉吐詠難騷一過輒笑淚下沾襟性嗜酒醉
則輒曰不見我英而流涕甚悲入金鰲山作新語藏石室
曰後世必有知岑者大抵述真寓意作也魯隱
申叔舟以同袍之友聞其入京使其主人勸酒醉卧後輿入
於叔舟之家酒醒知其見欺驚起欲去叔舟執其手曰悅卿
何不一言耶時習含口絕裾而去自是蹤跡益秘俗傳叔舟
出太公子陵二叟釣魚益示之時習作詩以嘲云風雨蕭蕭
拂釣磯渭川魚鳥已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使夷舟餓珠
薇又曰桐江上釣烟波生計蕭條一箇蓑漢殿若無星象
動千秋定不累名加上全

其臧獲田宅任人取奪曾不屑意復忽從其人請還其人
肯時習即雀鼠之庭面爭供對說、如市井之競、獲辨理
官券既成約懷中出門視天大笑遽出券碎裂而投之溝中

其戲人侮俗如此名臣錄

四十七希文祭祖父長髮娶安氏女為妻人多勸之仕終不
屈放曠如曰未幾妻沒復還山作頭陀形弘治癸丑終于無
量壽年五十九遺戒無燒葬權憲之厝寺側三年啟殯面如
生以為佛竟茶毗之上全

公繼七月而生四社初未具一家欲不舉有老婢置敗絮中
護視甚勤過數月漸就岐嶇腹背有黑痣象星文人皆異之
早喪怙恃落魄不托屬居場至昭然不屑、於意事明滄臺碑
嘗以觀察使巡四道命東宮餞普濟院後赴京 上御思

政殿以餞至京師帝聞之公至曰忠直老韓復來矣賜犀帶
綵微及還遣中使餉於通州皇春之重而古所無云上全
韓上黨排序漢江之南名曰狎鷗欲得恬退之名以禔老江
湖為言而顧志爵祿不能去上亦別之朝中文士爭和累百
篇而崔敬止之詩三接殿勤翫渥優有亭無計得來遊膏中自有
機心靜宦海而頭可狎鷗明滄惡之不列懸板中秋江冷流
洪允成湖西人也將赴科徒步而行至漢江時首陽大君出遊濟
川亭蒼頭十伴人在舟中按舟使不得行允成躍入舟中手折小
槳擊其奴盡沈水徧身刺血而渡大君異之使召而前厚遇之
以恩德之後為功臣甚爵寵之立山花林
允成判吏部也其叔父乞官其子允成曰若以某地留二十斗
下種者與我當從之其叔父曰公何出此言也昔公之困不得志

衣食於我十餘年其他依賴之力莫非我也今日致身卿宰
徧不得官我一子乎允成恐其誣播即其座撲殺之置諸園
中其妻狀訴而刑曹不受憲府不聽皆畏允成勢焰也光
廟之幸溫泉也其妻預於路傍夜登柳樹而待之乘月度至
聞樹上呼祈之聲使人問之其妻曰所言關於權臣肆步上
必度其言故不敢說上位輩命下其妻前對甚悉上
大怒欲誅允成而為其功大立斬其蒼頭十數人而行上全
允成少時落拓不遇取解入京聞洪繼寬而名而造焉繼寬
推其侷良久跪而致敬曰公人臣極貴之侷也仍曰某年某
時公必判刑部其時某子必以罪繫獄訊只言某之子可也
公愕然不敢諾未十年公以光廟翊戴功超授刑部一日
鞠大獄一囚呼曰囚是盲卜洪繼寬之子也公乃悟而釋之

都中有洪德寬里德寬以下名故仍以爲里名云 涪溪記聞
羅州城隍祠有神甚靈過者不下輒殺所騎及允成之刺州
也下吏告之允成不聽鞭馬過其馬行不里而倒斃允成
大怒卽屠其馬載酒一盃命軍卒持弓矢刀斧仍往其祠置
馬肉与酒於前叱咤而辱其神曰爾既殺我馬是欲食其肉
也若不噉此肉而喫此酒者吾當燒撤爾祠也俄而視之酒
若漸縮而肉猶前也允成益怒遂焚其祠而斂其神遠徙于
蕭祠其後邑人或祀者則其神曰先請洪地主而享之自
此淫祀者必先享允成、、時或醺、如醉則必曰某人必
有神祀者乎後問之果然 五山說林
洪允成之以都元帥出湖南也聞全州人某甲爲望族家且
富有三女美而婉兒成欲娶其女未行先下牒於湖南方伯

全州府尹以其計告之又令設齋於其家並司及府尹招其
以其文示之曰爾若不從不但禍及爾家並司府尹亦當皆死爾急
改家整理婚具其人唯、而退故其家与其妻涕泣歎曰生女太
多生爲賤門其第三女問其故其父曰非爾知也女曰一家之事豈
有女不與者乎其父乃以告之女曰此甚易女有以應之母甚愛
及允成之來也其女盛容飾立於中門扇後允成戎服而入其女
肘其臂允成轉眄有一美娥相對而揖曰公國之大臣今爲都
元帥余亦此地士族之女聞公欲以我爲妾是何辱耶若爲妻猶
之可也必欲妾之願死於前公豈忍行此無禮而枉殺人耶允成笑
曰當如女所言遂密啟于 光祿曰臣有妻不慧不堪中饋
久欲易之今來全州聞某人之女賢而美請爲繼室敢以聞
上報曰此乃卿家事何必問我允成遂備禮而娶之允

成死前後妻爭嫡久未能定後妻曰某年月日先王子妾夫家令妾行酒政院必有日記以夫人行酒書之乎以妾行酒書之乎願考其書取出而視之喜其年月日上幸洪允成之家置酒、酬令出夫人行酒云、以此奏之成而遂命後妻為正室上全

公使日本還到我境忽阻颶風公蒼黃失措時公見我國女被虜在彼方有姬侖與同載至是皆曰孕婦木道所忌可投之以讓矣曰殺人而求活吾不忍也俄而風定申叔耳墓碑命公為咸吉道特察使往討野人虜乘夜尾擊營中喧呼公堅卧不動各纂脩續時一絕曰虜中霜落塞垣寒鐵騎縱橫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卧看星斗正欄干壯士視其安閑賴以不擾上全

李澄玉梁山人也武勇絕人其母謂二子吾欲見生承二子即禱去時澄石年十八澄玉年十四澄石是日射得一兔而母見之大喜澄玉累日後始捷手而還母恠問之曰人常言汝兄之勇力不及汝遠矣而汝兄即搏生承以示我汝二日虛還何也澄玉跪曰試出門視之母從之見一大兔卧於門外睚眦脅息蓋澄玉必欲令其母見其生跡而返之或退或逆越山越壑窮日夜蹴迫前却受屈必使羅頓氣盡而後驅之而來也後澄石佐

世祖討平李施愛 五山說林

澄玉善射猛虎每當射張目叱之虎便合眼低首一射而倒之上全澄玉嘗往金海府使、謝不見敝道見少婦哭甚哀問其曰吾夫為虎所嚼方在筥竹中澄玉攘臂而入竹林抱虎而出鈎剗其腹盡出其人之肉、未消也令婦裹之剗其皮遺

其婦使詣府使上大驚使人追謝之請其還澄玉不顧而返上
澄玉十八為江陽府使金宗瑞之乞還也世宗難其代問誰可
代卿者宗瑞以澄玉代之世宗遂用為北道節度使因密諭
曰非國有大事不召爾也澄玉遂選六鎮藩胡善騎射者皆隸
手下各分為隊如會寧胡盡白衣白馬鍾城胡盡青衣青馬
他皆如之教鍊數年盡為精銳者三千每巡列邑時使之各
出境迎送澄玉渡巨滿江巡歷審視若逢胡人問有敬順者
使居江濱不欲者逐之過江十日程無一胡其後朝廷以
為澄玉能選藩胡為卒伍藉於軍中左右惟意他人必不能
恐有後憂且羅之澄玉乃善為辭而論之曰爾輩既向義故
化猶我也但使安其耕鑿無土稅力役可也若束以法令
使籍伍簿是有拘結也自今為始其除之然藩胡畏澄玉

而愛之上
澄玉初守富居柵屢立戰功威名大振羣夷畏之五鎮之
後尤有功焉金宗瑞甚奇異之癸酉之疫宗瑞亦盡死光
廟愛禪澄玉為咸道節度使光廟密遣朴好問駮騎疾代
使澄玉還朝澄玉受代行一日忽曰節制重任匿駮來代者
何也朝廷曾教以非有大事不召我今無事逼我必有由也
兼甲還趨好問營駮言有讖事好問出對澄玉擊殺之部勒
軍馬欲南向京師乃曰我之威信素著我今當渡江便為大
金皇帝足矣移書野人自稱大金皇帝將定都于五國城
野人皆服從澄玉設置官屬刻期將越江行至鍾城會日暮
判官鄭肅歛夜圍之進曰暮夜行軍部伍相失不如待明澄
玉可之批柁假寐其子伏柁底忽告澄玉曰夢大人腦血流

下倚脚澄玉呪曰吉徵也言未畢惊卒死士突入澄玉超越
高垣匿於民家惊追殺之一云鄭惊伏人於屋板上是夜力
士三人持長劍自屋板縫而下乘其熟睡而斫之落其右臂
澄玉驚起奪其劍斫之赤身飛走左手所擊殺數十百人遂
死於亂箭時年二十四上全○澄漢間言考之鍾城先生案前無鄭陰而府使節
時宋守年月子陸王及亮之帝相合且鍾城誅澄玉錄勳世志義
李施愛者吉州人也歷官會越府使丁亥与第施合謀反節度使康
孝文到吉州施合之妻女以州妓宿于孝文房因閉戶弑孝文遂
挾州以及先是施愛派言有忠清道兵艦米泊於鏡城厚羅島又朝
廷遣兵盡殺本道人由是心疑恐至有登山避匿者施愛又遣人上
書言各邑人民殺盡見殺訛言脅動請以本道人除守令以定人心
光廟震怒親問以施愛致狀其人執稱施愛忠於國欲以安本道無叛
心盖其人亦為施愛所誑也命龜城君浚為都摠使戶判曹錫文為副起

復許惊拜本道節度使康純魚有治居大將討之施愛既稱
兵列郡爭殺守令以应之咸與人亦圍觀察使申泗、登樓
禦之力屈大罵而死端川人崔潤孫仕於朝階二品 上遣
使曉諭本道人潤孫附施愛反以朝廷密事盡告之純備未
大戰于洪原又戰于北青又戰蔓嶺賊乘高挾險矢下如雨
我軍不得上有沼潛以小舟載精兵着青衣与草木色無別
由海曲攀木緣崖繞出上峯俯視賊背鼓譟賊大驚領下之
軍亦乘勢蒙楯蟻附以上賊不能支遂潰施愛還走吉州盡
載妓女及財貨欲入虜中本州人許由礼論賊黨李珠等
擒施愛施合斬於陣前傳首京師初募有斬施愛者許階
嘉善 上引見申礼珠未宴於內殿使帶金進爵後以下第
功賜勳着 東陶雜記

李施愛之叛也流言掃明滄申叔舟盧思慎禘禘未內應光
廟俞拘於闕內穉趾堂內子姪並囚禁府月餘審其誣釋之引見
內殿下庭相丘深自悔責至於對之涕泣及擒施愛回其誣指何也
荅曰申緯輩在則吾事恐不成也上全
李施愛之反也密布黨與刻期舉事咸與以北一夜盡殺長吏以
應之施愛到利城約吳孟之妻迷惑流連無意南進人心解弛
遂就滅云滄溪記
魚有治討施愛奮勇先登策功第一德報捷皇上有夾攻建州
三衛野人之命 光廟使有及康純南怡水回軍赴之有治為
左大將直搗巢穴斬馘無美斫樹白而書之曰某年月日朝
鮮大將魚果滅建州而還天兵後到見白書聞于帝、嘉
之降勅賜銀五十兩沒絹各四匹東閣雜記

李德生字繼之咸平人也施愛之反 上命將討之公為先鋒
至蔓嶺賊執甚盛左右皆怖魄不敢進大軍亦不至公乃下
馬拔樹左右揮之軍皆股慄鼓譟而進公躍馬奮擊賊披
靡大軍繼至望見曰彼黑面大頂者准軍中爭告曰李德將
也凱還策勲封咸城君是年以皇帝命助征建州衛橋
其巢穴而還後月彌高征建州時江路水滑公馬類墜傷元
帥驚救曰若非公誰為先鋒乎公即上馬直入賊穴焚燒
廬帳而還元帥勞之曰是殺之捷皆公力也公嗜酒無量
亦無酒失朋舊謂之酒德 名臣錄
光廟幸溫陽溫泉嚴酒禁密遣中使察之規察使金震知就
洪仁山允成飲即命斬震知以徇 祖宗朔令行禁止如此滄溪記
世祖丙戌聚公卿宰輔下至流品文官於闕內手製策題名

曰登俊試下 教曰有老科舉者雖宗親駙馬亦皆赴試卿
亦自恃官高稀厚不復留意於學問文風不振職此之由于
發此試使卿亦更礪田業身命鄭獬鄭昌孫申叔舟亦為
勸諍官精加考試及其應榜百官陳賀賜恩榮宴于政政府
世祖召登俊試獲者十三人于內殿曰古有庭主門生之号
今是科予親策之予當為恩門互号是殿曰恩政殿皆俯伏
拜謝越數日兩殿坐恩政殿使人敲門一如門生庭主之例
吾東方所無之盛事也 羊菴雜記

古者無武科 文宗朝始設焉故事文武科榜放日 賜紅
牌賜花酒文武科一亦三人別賜皂蓋 世祖朝文科賜蓋
武科賜旗遊街之日瘕兒愚婦辨其文武科也武班頗不悅

尋羅復旧制 上全

公之少也與侑類牧人同棲偷兒夜入其室盡挈衣履而去
既覺諸人咸懊恨公則略不介意怡然取筆書壁曰既奪我
之衣兮宜吾鞋之莫偷既奪衣又奪鞋初為盜先生不取識
者始服其量 許也貞璋行狀

公疏陳斥異端閉言路絕遊畋御從進九六事皆時所諱言
而狎公棘之不少撓言甚硬峭見者喘汗踈入趣名公
上既異言直望見儀視又環偉大驚而所未知者心腹如何
欲試之摘疏語以詰曰十句不返以麵代犧予無是失而以
夏康梁武比予何也佯加威怒命奪下杖之侍者正測即斬之
天意莫若朕粟失措也 此又取甲竊橫槍力士崔通西候
我拔劔盡匣即斬之 上徐、拔之劔光閃、照人未垂露

公猶確然不動略無惧色隨問而對音吐洪暢上還約劔
匣中曰真壯士也大加稱賞得之恨晚命之酌公徐執樽
所進退雍容可觀上銳意修攘思得人以委閫寄每側席
與歎及見谷渾契震秉自是膏春日隆上全
上分授諸名臣釋任誦之名儒老師皆不免至公則曰如某
不喜併其勿授之公在小官能得人主敬憚已如此上全
貞熹王后在溫陽而上賓奉安櫓官于城外永順君家公啟
曰昔世宗時河崙死外命入城殯其家重大臣也今以世
俗拘忌大王大妃櫓官在城外其失不細臣竊痛之上全
公魁顏廣頰美鬚髭身長十一尺二寸姿表出於千萬人
之上望之儼然如泰山喬岳即之溫然如祥風瑞日不怒而
人自畏不言而人自服上全

翰林侍講董越給事中王徽來也差公達接使董越亦尚矜
持視人蔑如左右少失尺寸則必詬怒及公入謁長身玉立
衣冠偉然而使瞿然起立不覺屈膝拜禮罷而使相目曰堂
堂哉若人自是左在忤意皆略不問蓋敬公也入京禮官呈
迎詔勅儀有殿下乘輦之語而使恚曰迎詔則國王具
冕服行迎勅則國王具冕服乘馬行此高皇帝所定藩王儀
也而乘輦云者果何禮也却而不視曰必欲乘輦當還到
義州高皇帝朝廷處置公入見曰高皇帝為萬世定不刊之典
若如兩大人之言則不過敝法耳而使变色曰欲非毀
聖制公拱手曰人君生長深宮

青野謏輯

自我成宗至

蓋山 申稟朝

先廟與貞熹王后同坐成廟才九歲與諸王孫侍雷霆殿上柱后驚瘦色諸王孫錯愕失度獨先廟不動成廟

亦自若先廟諫貞熹曰國事當付是兒母忌此言五山說林

成廟進尊德宗大王時問議公卿則或可或不可而李承

召獨感言其匪疏甚張皇上雖用其言卒成典禮而心醜其

用承召不終宦至二品而已象村

成廟嘗夜遊禁中遙見三角山有火先徹夜使人往見之有書

生懸燈讀書問之曰何為如是勤苦答曰欲為及第耳上

命作絕句遂賜第

五山說林

成廟出行見一人斫一樹戴鶴巢楨其門前使問之對曰鶴

巢門前則當及第云而門前無樹鵲不可巢故以此代之庶望
其有徵也又問曰能誦乎能製乎對曰無之而庶數十年矣
上即賜茅上全

成廟閣一字宰有異政知其為大用之先擢為執義三司事
之數曰又擢為吏議三司又極論之數曰又擢為吏各三司
遂止不復論曰若此不_止則必至三公不_止且止其後亦相
果補職以是國入厥上之知人也上全

丘從直者草野人也少入館下齋時生庭二十餘人得名卜
使占禍福終至從直卜者再拜曰此數當至一品青踰七卷
大富貴之命也諸生皆去及此也象皆大笑後從直登文科
分校書館入直間慶會樓勝絕心欲觀之直夜使服入數門
至樓下臨池散步俄而成 廟乘輿從數宦者從苑序至從
後

直惶忙伏輦路下 上驚問曰誰也對曰校書正字丘從直

也 上又問曰何以至此對曰臣嘗聞慶會樓玉柱瑤池

乃天上仙界也今幸躬直芸閣矣樓不甚遠故草野之人敢
爾偷看 上曰爾不可以便服見予其以布冠來從直即取

着而進 上坐交椅于樓上 命從直來前問曰爾能歌乎
對曰學謠謠然擊壤之歎豈合群律 上曰試唱之從直曼

曼長歌 上善之又命激厲高唱殺震屋椽 上大悅又曰

能誦經傳乎對曰臣能誦春秋 上命誦之從直能口誦如

流終一卷 上喜命賜酒而罷翌日 上特拜丘從直為大

司諫除目下人皆大恠三月交章極論 上不允過五六日

上御殿上盡召三司官入侍又命丘從直來侍 上命小

宦持春秋來自大廳以下 命使誦之無一人能記一句

上召從直命誦第一卷已畢又抽他帙問之無不應口誦
上曰止因謂三司諸臣曰爾輩不能誦得一句來猶踈清官
如立從直者豈不常此任乎爾等退去仍命從直甫謝後官
至一品矣上

成廟 親享 宗廟有一掌令差大祝當讀祝便不出聲有
如箱口者翌日 上命除豐山萬戶言官爭之 上曰辨為文
官不能讀祝文一字聞其粗解決拾使當一壁之任足矣過
數日以舊職召還上

俞好仁家在南中乞故省老母 成廟親餞酒酣作歌之之
好仁感泣左右亦為之感泣 上密遣人跡其行曰予念之
不忘于懷渠亦念我乎受命者迫入驛庭好仁登樓坐望夷
猶久之遂書壁上一律曰此聖君臣隔南來母子同受命還

奏其狀曰渠亦念我至矣上

好仁在玉堂 上每於月夜與宦者數人遊慶會樓池中小
舟僅容五六人獨好仁從之如唐宗之待謫仙也上

好仁以校理直宿成廟從一宦者夜上所直之房好仁驚起
上命只着紗帽而坐從容談論 上見其細衾露取絮又黃
染色退 上曰爾歷清要儉素如此可尚也即命小宦持被

來因以覆之而去此其唐文宗幸綬同一是寵也上

成廟後好仁之詩恩渥隆盛而終不至大宦者蓋察其究不
堪為厚輔也好仁乞縣使養老母 上初不許頻年祈懇
始除義州密諭監司曰好仁予之友也為親屈百里善視之
未幾監司考下 上怒詰監司曰予曾有命何以殿為對曰
國家設守厚非為榮其母也為其親氏而愛物也今好仁吟

風弄月不流官事是以下之上左

先廟請難時有一實豎功最多 御筆書賜曰三死此些

成廟初即位其教人有司論以依律其人 上御教 貞熹

王化教曰先王即有教其厚之 成廟難之曰先王之教一時

之私恩也殺人者可去之公法也豈可徇一時之私恩廢可

去之公法乎 大妃曰雖然 先王遺教不可不用特赦之

成廟難之再三 大妃不從 成廟曰大母不聽予言不敢承

團事願更付他人 大妃曰惟汝之為成 廟雖杖其人終

不死上左

成廟顛倒一時人物手段甚闊一日 上散步後苑有鴟偶

舍一紙墜柱前 上審視之乃海過守令致饋于左承

外方守令以食物遺于卿等則可以不顧禮義而安心受之

乎第六府因副承旨對曰何敢受之乎第四五以此同殺而對

如出一口第二府承旨避席伏地曰臣則不然臣有九十老母

昨有一身令素有厚分海味遺臣受之美 上吐之自袖中

出其錢曰卿可謂古之遺直也睡

成廟值元早麻神不奉親禱于慶會樓池邊晨日露坐

聞有樂鼓問之則乃房主監察行宴也 上大怒曰天不雨

西取絕望予乃減膳撤樂霽禱如此食祿之輩乃敢張樂

娛遊甚無謂也其皆各獄二十四人一時就囚乃令其子弟

上疏乞哀疏入上大怒曰渠輩既已喜以陷罪又使其子弟

額蒙冒疏尤可惡也拜疏之人盡執以入上御便殿以待其

人等皆散走獨房主監察之子不去被執時高童釋 上親

問曰汝以童稚何符不去對曰臣初為教父而上章後受罪
安敢逃乎 上曰汝疏誰作乎對曰臣所作也又問曰書者
誰助對曰臣所書也 上曰汝年幾何對曰十三歲多 上
曰汝果能之手歟因罪當誅母隱乎爾對曰作之書之皆出
臣手願請試之 上命以愆旱賦為題其尤立就而書之其
末以為昔東海冤婦尚致三年之旱聖主以此軫念則成湯
千里之雨致之不難 上見而奇之問爾父誰也對曰房主
盜察臣金某即臣之父也又問爾名誰也對曰以虬為名
上御筆書諸條曰自古能文士不能書能書之人不能文爾
能文又能書見爾文放父見爾書放爾父因僚其移孝于忠
因命承傳史官持其書從其兒往禁府畫效之其後金虬當
成廟朝中司馬 中廟朝魁文科宦至判子每當 成廟忌

辰必涕泣三日竟是日不食肉金死後其子孫以其御筆為
障懸其神主之後壁云上

成廟嘗置酒宴羣臣 命笑春風行酒笑春風者永興妓也
諸樽酌金杯至領相前私杯歌之曰薛維在不敢斥言若
鼻洵則止我好速也時武臣秩高為兵判者意謂既相臣次
必及我吏判典文衡者在座春風酌而進曰博古通今明抱
君子豈可邀棄乃取武夫之無知也兵判有憾怒之色春風
又酌而進曰前言戲之耳文武一體勉之武夫那可不從也
吏判笑曰此則推我乎春風斂容又酌而進曰齊大國也楚
亦大國也小小滕國間於齊楚何事何在此誠好事也齊事
楚 成廟大加補遺賜錦緞絹綉及虎豹皮胡椒甚多春風
力不能獨運將士入侍者携而與之由是春風名傾一國上

有一人以奴婢舍施佛寺以祈子孫其福子孫窮不能自存
與寺僧訟屢屈 成廟時擊鈔訖之 上親筆判曰納田于
佛以求福也佛者不靈子孫貧賤田還于主福還于佛大哉
王言尼言折獄使無訟之意兼之矣 法漢記聞
成廟朝之士有後娶者疑處女有若經人者疏請去之
上命宦侍圖其家形止而乘見寢室倚有高樓 上賜其
人書曰此比如秋粟時至自折與之終身可也時人以為高
樓連寢室自少上下相激使此當以意息之聖慮非衆人所
及也 五山說林
改嫁子孫勿叙東西班之治始於 成廟朝而士大夫家恥
之雖青年處女絕不改醮雖謂比屋皆封可也但此法之立
有司抑勸非所以古今天下通行之法者也此去辰之亂婦

人知自潔自守至於無知處女罵賊而死豈非教化之所致
歟 芝峯類說

夫死不嫁是天經地義聖人豈不以是為教哉然只是教之
以禮使民自趨於善而已必不如今日之嚴刑峻法一截以
繩之也頃者洪子環之妹以暗昧竟被刑戮曹南厚以御史
之治獄不嚴轉至相貳於愚漢今則又累及其子孫兄弟三
代之時果有如此孔措乎不以教化為先只恃刑法則只是
商鞅而已雖不敢為惡而之心則未嘗無也故今日人家奸
穢之妻例出於不忍言之地而不如此然嫁與無故之人此
法果足以善俗乎蓋南朝季倫紀數敗或有殺夫而他適
者故不得也護此法云是乃矯一時之弊而已是所謂餌烏
豕毒蛇以求速效於目前非所以服溫平之劑以補其元氣

也是果聖人之道乎若如来教則周公作禮何以有嫁母繼
父之服乎周公既不以爲教而又豈不知再嫁之爲禮耶且
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固一義也我國何不立二君之法
而獨嚴二夫之律乎義若無異而因用一律則權陽村以下
皆受重刑而今何不累及女子孫耶尤慮與權
戒廟喜酒多近姪侍命內需司日進素屏風過一夜盡赤而
出蓋以血唾故也說林
戒廟鍾愛一王子殊甚多有過辟之事憲府論之上即命在
城上所掌令使之前遂書一旬而賜之曰世人最愛霜後菊
此花開後更無花其人拭淚而出未幾上昇避社
戒廟苟無故日三經遊御日三朝去大妃日引席室射于後
苑對席室必設小酌妓樂隨之此因太平威事議者或以爲

燕山之耽於宴樂有耳目之習而眩也惜哉

荷谷粹語

尹孝孫兒時能屬文其父爲政府錄事清晨往刺相公即
元亨之門閤者辭以寢不爲通日晚飢困啟扉謂其子曰余以
不材喫辱至此汝須勤業毋如爾父也孝孫書其刺尾曰相
國酣眠日正高門前刺紙已生毛瘡中若見周公聖頂向當
牽捱吐勞望期其父不省又往投刺相公見其詩即引入向
曰是爾所題在其次驚懼失措審其字畫乃其子孝孫也乃
吐實相公令召孝孫至前則頓悟不比也加獎歎時相公有
少女擇婿入語夫人曰吾今得佳婿矣夫人不可曰我女豈
可與爾事兒女婿相公不從竟婚其女孝孫後登科宦至判
書其舉遺說

徐四佳居正秉文衡至二十六年之久故金估俾宗直善晋

山希孟李三灘取存皆不得為之人有言其不直久典公曰
我適則誰當為此任或言公其佔得吾山不相悅恐不幹故
於二心故不處云上同
中報人所為文章軌印刊布蓋出於好事而前胡李奎報本
胡徐正善希孟集及其生時亦刊行于世云上左
姜菊塢景醇緬晉山世禍與金希判壽寧丁點掃增損以快人
耳目揚又祖詩名於後世入以此為孝余則以為不孝耳上
舍永禧家有其祖禧公之詩集人有言子之家集可印行乎
辛曰我祖雖有文名而家集所載無一可傳者嘗有梳一門
生詩曰三十二而卒不辛同願回此句之外無佳詩豈可刊
行乎人以此為不孝予則以為孝也何者揚父祖之行藝是
乃孝道則假使巧言飾筆以訛父母父母之心寧無愧於冥

之中乎 秋江冷話

晉山居善希孟夫人女氏十四故于姜執婦道無失
成廟八年丁酉元子有疾僑寓民家政院請擇將相法象
養之命擇穀家以啓 上命移夫人家夫人調其寒溫節乳
哺不旬日而氣健內間夫人治家有法特賜御不穀繫純
綿藕木等物白米七十斛庚午感暑疾 中廟特賜醫藥厨
膳絲繹士申卒特賜米五布紙棺榔油席松脂等物於婦人前
古所無之恩命也名臣錄
晉山君家崇孔門外其後孫至今守之嘗聞燕山寓其家時每遊
於園中松下及其即位官其松如養五大夫之為仍統以金帶
又令過其門者皆下馬今之巡廳洞即其避馬屏門也云
成廟賜廢妃死傳旨曰廢妃尹氏性本凶險行多悖逆曩

在宮中暴惡日甚既不能三殿又肆凶於寡躬待之如奴隸至
言并足通而削去之是特細事嘗聞前代母后擅政之事必以
喜嘗以毒藥隨之或置之懷抱或箠之篋以司非惟欲去其
所忌又將不利於寡躬嘗自言曰我命長壽將有所為此則
不道之罪因於信杜而猶不忍斷以大義只廢為庶人置之
私第今者外人見元子之長前後紛紛以此為言雖在今時
不足深覆後日之禍不可勝言若凶險之人得操威福之權則
元子雖賢不得有為其間而跋扈之志日益自恣唐武漢呂之
禍翹足可待國事至此悔之無益漢武猶為萬世之計殺無
罪之鉤弋况此凶險之人又有難捨之罪乎云禮聞
瑣錄

傳旨禮曹曰廢妃之惡昭著史策而非惟國人之所共憤度
亦天王之許貶黜者也焉可更論予以薄德配不濟良上累

祖宗之大德下負臣民之期望慙赧之心曷有其極然賴天
地祖宗之陰佑承三殿訓誨之丁寧身既免唐之中宗罪已明
晉之賈后此大臣之所共懼而賀者也予於今思昔之事而
中夜歎歎獨坐不眠者不知其幾日也雖永不賜食視豈有
冤弔何有恤但母以子榮君之惠也防其後奸君之政也飲
念儲君之情寧不惻然今特命其曰尹氏之墓定墓在二
人仍令俗鄭致祭以慰其子且感魂精而維予百年之後永
不改易以遵父志全上

初上將廢中宮天威震動不敢有諫而孫舜孝上疏曰考之
於禮婦有七去其一曰無子二曰其妒去兼有之而如有三
不去則古人猶怨也有一去失則獨不可怨乎况元子之歟
其可一日襲處於窮閭乎 王妃尹氏早膺萬福之源獨

得多男之慶而一朝遜居閹閣之中又絕供養之資是雖自
取寧可少息我君臣朋友之間義當勝恩在父妻夫婦之
際恩當承義但日元子定有惻隱之心殿下寧無後悔之念乎

云云東文

尹氏廢居松第權參判景祐上疏以為子在儲官母不可渾

居閹閣 成廟震怒以為希恩於後日命鞠之景祐抗言無屈

上為之零怒

臣漢記

尹氏之廢也 成廟嘗以劄書之其罪惡遣中使及承旨逐日

滿帳飢饉糞其改過而復虛位尹氏終不改竟賜死燕山

臨朝盡殺其時承旨而養壽以不解劄書獨免破曉

尹氏之死唾血而絕濺汚白綿衫傳姆以其衫獻于燕山

燕山日夕抱其衫而哭及長轉成心恙竟至失國蓋成

廟一失家道壺德取壞元子亦不保後之人君尚監茲戒也

尹氏廢後燕山以世子在東宮一日啟曰臣請出遊街 上

許之終日遍觀至夕還宮 上問爾今日遊街有何奇觀對

曰無足可觀但有一鹿隨母其有弄犢輒應之母子生全此

最散羨 上聞而悲之失性由於尹氏之廢而踐祚之初頗

以英明補之上全

孫舜孝知燕山不克負荷一日垂醉直上御榻以手按之曰

此座可惜 上曰吾亦不之不忍廢也諫官啟曰人臣上御

榻已大敬又附目語無禮無法請下舜孝獄又請問密啟

何事 上曰舜孝愛予戒予以好色戒予以拚酒何罪之

也竟不言 國報記事

成廟卷一庶馴援之久不離左右一日燕山侍側其庶來舐

之蓋山足繼之 上不悅曰數亦係人、何其不仁也 上
昇遊蓋山即手射其鹿而殺之 五山設林
朴松堂英初登武科為宣傳官一日蓋山手射 成畜所養
鹿兒、帶矢流血而出松堂即日謝病成田當時見象而
作惟松也一人耳 名臣錄

蓋山新立朝野皆稱英主而佔俸金先生以老去位還紳人
問曰今王英明何辭位而做乎佔畢曰見新王眼睛如若老臣
得保首領幸矣未幾有戊午甲子之禍人耶其先見也惟篇
齊主為世子時許文貞理為弼善趙斯文之瑞為輔德廢主
日事遊戲只畏 成畜嚴訓強御善造東官官雖盡心陳
講聽之額、趙則天性鯁直每當進講投冊於前曰即下不
力學臣當啟達於殿下廢主甚惡之視如仇讎文貞則

不然柔辭婉語從容開悟廢主許甚之大書壁間曰趙之瑞
大小人也許深大聖人也聞者為趙甚危懼及即位甲子
禍起先誅之沒其家文貞位在相雖不能匡救然每承命
往府論囚周旋善管救所活甚多罷還于家必吐血數升
因憤滿而卒 思益錄
蓋山之復廢妃也命收訖于大臣威虐殺戮人莫敢異言
樞三槐也申光從漢抗論廢妃得罪先王不可與鈞弋
既后并論訖論甚正而亦不敢加罪焉 唐書記
蓋山悽其母非命追罪其時某論奉使三人皆論以大
逆緣坐至八寸親其時賜葉承吉李世佐之親族亦被
禍 國朝紀事 追罪追臣至於碎骨飄風 九卷集



